



傑倫著

架 豈 棚 瓜

新社會文藝叢書之六

內容提要

收集在本書裏的散文共廿四篇，有的回憶童年生活的情趣，有的描寫芭園的風光，有的抒發旅途內心的感受，有的敘寫窮人患病的痛苦，有的懷念一起生活過的朋友，也有的象徵人生的變幻無窮。本書中各篇作品，不論是敘事、寫景、狀物或抒情，都寫得非常自然。作者不依賴雕琢的手法與華麗的辭藻，但筆端却流露着無限真摯的感情，作品具有很濃厚的地方色彩，故能給人深刻的印象。



瓜棚荳架

傑倫著

散文集

新社文藝叢書之六

新社文藝編委會主編

教育出版社印行

一九七〇年七月

新加坡



目次

61	57	52	49	43	39	35	32	28	24	20	14	11	7	4	1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養豬	瓜棚豇架	青草藥	七月落霞	回憶像湖的漣漪	溪澗	吃藥的日子	一支小插曲	遲出的小雞	垂暮的茶亭	期待的黎明	夜書兩題	綠窗寄簡	海濱、朋友、咖啡	四月寄簡	夜車、旅伴



104	101	96	87	83	80	77	72	66
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	■
後記	更上一重山	燈影鴉聲	飄香的記憶	乾河摸魚	小河窗畔	滯雨	谷裏的黃昏	鐵船與老人

夜車，旅伴

是爲了要赴遠方朋友的邀約，我曾一次讓披星戴月的夜車，馱負着趕完一個漫長的旅程。

我雖是個愛靜的人，但我却很怕沒有工作，或是一本書籍相伴的孤單。坐在三等車廂裏，看厭了旅客東倒西歪的睡態，復又仰首凝視着那藍色的幃幕上那一顆顆淒冷的星星，滿想讓一閃閃的星星們，招引我到一個美麗如童話般的境域里，好讓我那困乏了的身心，也得着解除。但這一個企圖是失敗了，並不是沒有睡意，而睡神却給昏黃的燈光，和那永遠是轟隆轟隆的鐵輪子與軌道碰擦的單調乏味的响聲趕跑了，那個疲憊的身心，不單沒有得到解脫的自由和愉悅，却又被窗外那個使曠野的一切都穿上一襲黑袍子的龐大黑影，團團地困圍着了，再加上一陣陣使人抖索的夜風吹襲，我不禁哀嘆着：黑夜是多麼的漫長而淒寂喲！

從此，我駭怕于黑夜的漫長而淒寂。

從此，我不敢再搭夜車。

但一切的事物都似乎沒有絕對的，正如好與壞，喜和悲一樣，它們是相對的。在不同的地域中，不同的時間裏，我們的心靈的感受，也隨着外界的影響而改變着。所以你不必爲一個人苦惱而苦惱；不必爲一個人的悲傷而悲傷，因爲個人的悲傷和苦惱是短暫的，也是微不足道的啊！

同樣是黑夜，一個星稀月缺的黑夜，正當一些趕着頭場夜戲的人，擠擁在票房前面的時刻，我和M提攜着各自的簡單行囊，也來到了丹絨巴葛的火車站——趕搭夜車回家園。

我和M是在一次偶然的機緣中相遇而相識的。對於一個心中最要好的朋友，我無法不時刻都給予關照，正如她對我的鼓舞和祝願，我是沒有不樂意地接受的。爲使朋友的意願獲得滿足，我便鼓起心中的勇氣再來乘搭夜車。

一樣是坐在三等的車廂裏，夜車馳過居鑾的時刻，搭客中有的漢子和婦人，都沒頭沒腦地歪倒在自己的座位上了。夜是漆黑的，它擁抱着一個粗壯的曠野，使我想起了匈牙利詩人裴多斐筆下的魔鬼和巫女的接吻，那幃幕上輕貼着的發射出一閃閃微弱的光芒，打我們頭頂上飛過的星星們，也似乎見到了黑夜和曠野的荒淫肆虐，給予一聲輕盈的嘆息。夜風，還帶來黑夜和曠野肆虐后的冷涼和哀泣。……………

我沒有多讓窗外的一切景物，把我帶至一個可惱可恨的境界裏，我讓我的耳畔迴繞

着M的爽朗話聲。M也了解我是個愛沉思的人，深怕我被一個莫名的寂寞，躍進我底心靈裏，於是她講了一個又一個，聽來似乎有點怪誕，但却很有趣緻的故事，如果那許多故事都是憑空捏造的，我並不怪她，因為有時候說些謊話，是有好處的，她爲了驅趕我心靈中的寂寞，所以她努力把故事說得更有趣，又那管故事失去了真呢？

夜車穿山越嶺地在曠野裏，轟隆轟隆地奔跑着，我全然沒有睡意，我們身心還未感到困倦，我的耳際依然响着M的話聲。……

幾個欲睡不能的青年漢子，有意無意地瞟來了一眼，似乎在羨慕我們，也好像在妒忌呢！

但夜車仍舊披星戴月地，驅趕着黑夜，驅趕着黑夜，給大地帶來一個金光四射的黎明……

此刻，我已坐在斗室的案前，提起筆來，回味着這回搭夜車的感受，我想：在漫長的黑夜裏，在遙遠的旅途中，是須要一位朋友陪伴着行走的啊！

從此，我不再怕黑夜的漫長而淒寂。

從此，我祝願再搭一次又一次的夜車。

七月于花城。

四月寄簡

蕪河在火熱的太陽光底下蒸發着悶氣。混濁的流水在沈悶地流動，「飛利」也在沈悶地向前捺動，我在車子裏，車子在「飛利」之上。

此刻是正午，藍天裏窺不見一朵菌狀的黑雲，河上是那麼的寂悶；風，似乎已給熱流收服了去，熱得我額汗直流。

我曾不只一次在蕪河的懷中冥想，冥想這是一條多麼美麗的河，但我到蕪河時，總是這樣的糟糕，不是黑雲低壓，便是炎陽高照，像這時的天氣，簡直叫我們這些趕路的人，生了反感。一個中年模樣的旅客吧，這樣嘮嘮叨叨地在向我說：「在坦直的公路上奔馳，身心會感到比較輕鬆，此刻我們却要忍受這一刻的窒悶……」然而，我却沒有忘記它的重要——它是兩岸人民的交通，許多人還靠它過生活的啊！

朋友，蕪河在我這平凡人的眼中，却是一條這麼平凡的河，但你該也不能否認，偉大是在平凡中產生的。也許清晨的蕪河嫵媚得像一個新嫁娘，也許黃昏的蕪河美麗得像一條金黃的頸鍊，但這要以後有機緣在晨昏裏會見蕪河時，才來向你描繪吧！

車子讓飛利載過河去，又朝着目的地飛奔而去。到花城落車時，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。我趕忙地搭上一輛陳舊的巴士，一顆寂悶的心靈早已跳躍在晏斗河之上，又一個筋斗，遂降落在暗淡似海洋的橡林裏了。

朋友，我又返家來了。家園的一切都似乎沒有改變，說沒有改變的是它那樸陋的模樣，且讓我告訴你一個事實，最近兩個月來，這裏一直鬧水荒呢！

我家的一口水井早已乾涸了，連那兩個闊約廿尺，長約四十尺，深約五尺許的浮水蓮塘，也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已變成了鷄子們搵食取鬧的地方了。屋前那一畦畦的白菜啦、菜荳啦、黃瓜啦，因沒有水的灌溉，如今只剩下了孤藤敗葉，枯萎得再也沒有一絲生意。

平日水量充足，倒不覺得水的重要，現在連較小的一些山溪也乾剝剝的了，大家便面對着水荒的問題而爭先恐後，解決不了的時候，便口角起來了。

朋友，人類畢竟還是這麼渺小呵，就只這麼一百家的村落，也解決不了水的問題，讓我吧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告訴你，他們說窮人的生活是要靠點天意，你以為這話不會沒有道理麼？

我回來了，但我的經濟問題還沒有解決，如今又看到一羣胼手胝足的人為食水的問題而搞得烏烟瘴氣，無疑心裏頭又憑添了一股新愁。

此刻我坐在悶熱的窗口下寫字，額頭和脅下都淌着汗，沒有風，更沒有人造的風扇來使空氣流動。眼前忽地掠過一道金光，久久地才來一個震撼山岳的巨響，我放下筆，對那一道金光有着一份祝福和希望。

四月返家中。



海濱、朋友、咖啡

夜撒下了捕捉黎明的黑網，却在空間迸出了宛若天星的火光，一盞盞，一盞盞，弄得光輝燦爛，弄得眼花撩亂。

這是南島一個發光的城市。夜裏，仍有千千萬萬輛車子在光閃閃的街道上，像螞蟻們在熱窩上快快爬行。

最新型的酒吧，最具現代化的舞廳，此刻在發光的城市中，一枝獨秀的正在放懷歌舞，但道旁仍有十九世紀的牆垣敗跡，假如十九世紀和廿世紀是二個發展上的哩程碑，那原始和轉變的形跡，還是十分的顯明的。

一個朋友曾告我說，他有一位當小職員的朋友，住在這城市的一個樓閣裏，一年中也見不到一次月亮。這話聽來有點可笑，但細想起來，却有着深長的意義呵！

住在這樣的一個城市裏，有錢的和沒錢的都一樣的忙透了，那裏有閒情去逗掛在天邊的月亮發笑呢？

但假如你跟我一樣，是一個打從窮鄉僻壤中流浪到這城市裏的飄泊者，白天你爲生

活忙碌得不敢把腦神經歇一歇，入夜之後，你想早點睡眠，但燈光和那人聲車聲揉合了的聲潮，像個播音機，在你的耳際迴蕩着，即使你身心如何疲憊，你也沒法早早睡去。這時，你會下意識的想到：找到地方舒緩一下神經吧！這些混帳的聲音簡直會把人弄到神經病呢。

你知道環繞着這個城市的是海，這里附近該有一幽靜的海濱，供人賞樂和散悶吧！

意料中的，我想你只花一兩角錢車資，便找上了這一個海濱——你越過一條馬路，雙脚踏在三合土砌成的人行道上，空氣忽然轉涼了，但不冷，只是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清新，嗅覺裏還能分辨出一縷清幽的花香，這時，你遲鈍的腦袋，兀地變得敏感了，你抬高了頭，用眼睛掃射四周，看見前面昏濛的燈光下，有一小堆一小堆的人，他們的脚步踉蹌，他們好像在談話，但却聽不到說的什麼；你偶然把眼光落在光綫更暗淡的花樹下，却見到一兩個貼得很近的人影呢。你越行越近海堤了，驟然一陣海風迎面撲來，你感到更興奮了，你下意識的暗自嘆道：這是個幽靜的海濱，這是個蠻理想的地方啊！

這時，你凭着海堤上的欄杆，你看着幽暗的海面上，那一顆顆晶瑩明亮的不是珍珠寶器，是出征的漁火，是停泊在碼頭上的輪船的明燈呵！

假如天空有明月，她一定柔和地在你的頭上，海面上放射着愛撫的光芒，她彷彿離你那麼遙遠，却又那麼的熟稔親近。……

此刻，在你的感覺裏，一切都那麼恬謐柔靜，這深幽的海，這花樹人影懂懂的海濱。但你站久了，你覺得應該行動一下，於是你便和其他賞樂散悶的人一樣，默默地，蹣跚地在人行道上躑躅着……。

倘使你同我一樣，有着飲濃咖啡的嗜好，當你感到一個人行動不如找個位子坐下來飲一杯熱咖啡的時候，左旁便有一個賣飲料和點心的亭子，知道的人都叫它「康樂亭」。其實，那不是什麼亭子，只有一個弧形的板屋，桌位是擺在露天的地方的。

你平日飲咖啡多在吵鬧的咖啡室裏，此刻你坐在這風浪平靜的海濱的桌位上，飲着一口口熱咖啡，心靈上的感覺當是異常的清新，彷彿杯裏熬黃的咖啡，也較平日飲的芬芳濃郁呢！

但這時你也會有一個這樣的念頭：我心裏有許多話要說呢，但我要向誰傾述呢？是的，朋友呵，你應該找個性情相近的朋友，不管性別，也不管種族，頂重要的就是直率坦誠呵！

時間久了，你一定會找到一兩位同好的朋友，當你現在離開這海濱時，你不要憂慮，也不要感到遺憾，你只要心裏想着，你是這樣的愛上了這個幽涼的地方。

在這夜裏，仍有千千萬萬輛車子，在光閃閃的街道上，像螞蟻們在熱窩中快快爬行的城市裏，我雖是個飄泊者，但在這詩一般靜美的海濱上，我曾和朋友坐在露天的冷涼

桌位上，一邊飲着濃郁的咖啡，一邊暢談傾訴着懷抱，倒覺得這也是幸福呢。

呵，朋友，假如你的命運和我一樣，我祝福你！

六三年七月二日



綠窗寄簡

假如生活便是戰鬥，如今親人已治愈了我的創傷和寂寞，我該又回到生活的戰場去了。

曾經幾十個日子不能看書和寫字的我，此刻蟄居幽靜的林園裏，在綠色的窗前靜坐，思情像決堤的河水，汹涌澎湃地開始泛濫了。在春的季节裏，在春雨綿綿中，鮮花在枝頭怒放；嫋嫋多情的芭蕉也綠開了笑顏，展視這大自然的一切，彷彿也都充滿着生機蓬勃的氣象，而我受了波折的生命，一如春雨初歇的陽光，多情地凝視着這一片風吹林響的地方。

難忘你這遠居島南的一個人潮沸騰的城市，而又酷愛着自然風物的朋友，在我絆倒的日子裏，你會對我表示過那樣的關懷和祝福。

是因為大家都對文藝有着一份厚愛，這共同的興趣才把我們牽連在一起，友誼就像飽孕雨露的種籽，很快地萌芽茁壯了。

在這條漫長而艱巨的文藝之道路中摸索，你較我先走了一步，自然你的遭遇和感

受，遠較我來得豐富和飽滿。新近讀到你寫的一些文章，我真喜愛極了，儘管不會人人都同意你的看法和見解，但我却要竭力贊助你的這一主張：接受舊文學的優良傳統，豐富我們的新文藝。

現在談到文藝，即使在這春的季節裏，也要令人悶得發慌呵，但敬愛的朋友，願我們都有勇氣和信心，去叩開那扇藝術的大門，縱令生活有更多的憂患。在未來的歲月中，我不相信；我們走的路子，永遠是這麼的寂寞，荒涼。

我雖不忘鬧市夜晚的燈光璀璨，但我更眷戀這一片穆靜的綠園了；你曾在大自然的溫柔懷抱中，擷取詩的花朵，瞧！窗前這一片綠園，正像一個孤寂的老人，渴念着一位自然的歌手，把他的歡樂與憂戚，變作歌曲，播送到更遠更廣的地方呵！

難忘，你遠居稻米之鄉的年青朋友，你熱情，健談，又是個善唱的歌者，在寂寞的歲月中，你是我最好的夥伴。但有時你也一句話不說，儘讓沉默封鎖着感情的激流。正如你說的，在那湖畔柳蔭下，常常地我們默坐一個黃昏，直到看見晚星在林外閃亮，我們才回到各自的書房去。我覺得人是會這樣的，在心靈的默契中，那時刻一切的言語，都將會喪失掉它的功能呵！

常念那年三月的海灘多明媚，我們諦聽堤上悠揚的松濤，碧空如洗，海水多深藍，年青的心呵，插上了感情的翅膀，海闊天空，任意的飛翔飛翔。……

你這善唱的歌者喲，你彷彿是海洋的寵兒，你靜聽着海的召喚，譜就一支激情的戀歌，那詞調一如聲聲拍岸的海潮，是壯麗，又是沉鬱。而我遂爲這歌聲興奮得發狂，因爲它是年青人的歡樂和憂鬱的表語呵！

唱吧，趁着春天的蒞臨！唱吧，趁着年青的時候！願你的歌聲伴隨着春風處處飛揚，飛揚。……



六四年一月廿二日

夜書兩題

黃水河低吟

我真羨慕那些只有幻想而沒有回憶的朋友，因為幻想永遠存着一個美麗的遠景，而回憶却未必盡是甜蜜的，即使是甜蜜的吧，那回憶仍是一個衰老的象徵。

我雖強抑或提醒自己：不要回憶吧，回憶是衰老的象徵呵！但常常地我還是墮入回憶的網裏去。

今夜，唸完了一份足以解答問題的講義後，時間才十點多，還早着呢。我仰臥在床榻上，透過百葉窗的空隙，窺見藍天的一角，又閃爍着幾顆疏朗的星星，不知情由地，我又懷念起你來。每次當我懷想起你的時候，就彷彿聽到心的深處依然迴盪着這個旋律：黃水河仍在低吟麼？

說來我們自結識到今日已有八個年頭了。

我們是在那個落寂的芭園中的一間小型學校認識的，那時我正對文藝投以滿腔熱愛

的時刻，而你却帶着一支沉鬱的笛子，爲那個苦眉顰臉的落寂芭園，吹奏一個淒悵的曲子，我雖不是那個能辨高山流水之音的鍾子期，然而我却也還能被你那種沉鬱的感情所激動着，後來在一次的考試落第時，你在那封信上是那麼的安慰着我——你說你知道我的感情很激越，恐怕我受不了那樣意外的打擊，所以你才從那老遠的地方給我寫上那封信，而事實上我也知道考試會有失敗的可能性的，但我却爲着那個小小的失敗而痛苦了好些日子，你那寫上關懷與安慰的信，却是醫治我那個痛苦的特效藥。這不僅使我感到我們的性格有相近的地方，同時也使我覺得你是我所敬仰的朋友呵！

在中學畢業後的一段時間裏，我在姑丈的家裏吃閒飯，神經却有一點不正常，對着白粉牆，我彷彿感到自己是隻被困的野獸。那時刻我懊悔地對文藝之神發着詛咒：文藝文藝，我中了你的毒了！我是迷戀着你而荒廢了別的呀！

但事實并非如此，那些功課平均發展的同學，他們手中都有成績斐然的証書呀，却從各個不同的角落給我來寄苦悶的心語。

我又奮然抖落了滿懷的愁思，我像衝破樊籠的野獸，以最猛烈的感情之火焰，燃起胸懷裏的希望——我帶着個計劃從S山城奔馳到你住的那個村落裏，在那裏我住了一個星期。

傍晚，我們散步在那黃水河畔，你總是那麼低垂着頭，久久地不言不語，你彷彿要

從那嗚咽着的黃水河裏，尋找一個不能解答的人生哲學的問題。我也陪着你沉默了，因為我不願敲破你沉思的夢境！

到翌日黃昏，我們又從那黃水河畔散步回至宿舍的時候，你從抽屜裏拿出一張原稿紙，把它交給我。原來那是一支新撰的校歌，它只完成了一半。我看了那一半的歌詞，知道你是從那黃水河尋找得的一個靈感，耳朵邊好像正響着那河水悽怨的低鳴，又好像有一股翻江倒海的潛力隱伏着。……

「我想把後半段寫得矯健一些，因為這是一支校歌，但又怕損壞了整首歌的氣氛，你說應該怎樣呢？」

「在懷怨中該有一份悲狀；在河水的低吟中也應有一份高唱啊！」我說。

我的計劃也對你說了，但你回答的話却透露了許多的困難，你似乎無意當我的頭澆冷水，便答應給我實際的幫忙。

這樣，我又離開了黃水河。臨走時我說計劃有了頭緒，馬上就寫信給你，還願你早日完成那首歌詞！

然而，我所遇着的困難比你說的還要多，碰了幾次釘子之後，我那個囊中計劃便窒死在囊中了。

你呢，你的那首歌詞完成了吧，三四年來，不知怎樣，你沒有信來，我也總是沒有

信去的。

但我常會想起你，想你在黃水河畔的低頭行吟，今晚我寫了這些，腦際依然迴響着一個旋律：黃水河仍在低吟麼？

心的祝福

記得在去年的十二月裏，那是個瑞氣祥和的日子，我拱手向你說恭喜的話，而現在只是十月呵，綠衣使者却給我帶來你的喜訊了，這喜訊彷彿一個平地春雷，把我從昏沉多時的夢境中驚醒了過來。

你說那是個女的，生下時足八磅，差點要了她母親的老命。從你信中那種興奮若狂的語氣看來，你半點兒也沒有埋怨那爲什麼不是個男的，其實在今天的社會裏，男的也不一定比女的有用。但你說伯母却希望那是個男的罷了。

雖說在科學發達到巔峯的太空時代裏，但在千萬年前就深烙在老祖先的腦壳中的頑固思想，到今天也仍沒有辦法完全從我們長輩的腦神經裏清除掉，這該是年青人的不幸呵！

我們從小就在一個低氣壓的環境中生長，你該沒有忘記那張以六塊木板釘成的床榻吧，我們曾在那個床榻上同睡了七年。七年的時間不算短了，假如我們把那床上的夜話

都記錄了下來，那將是一部很厚很厚的「童年夜話集」吧！

童年的話有多麼天真呵，那時我們說長大了也永遠不要分開，我們要在一起工作，一起談天……你還說我們要共同建造一座美麗的洋房呢，因為你說別人能够住光亮的房子，我們爲什麼就要永遠住那黑沉沉的破寮仔呢？

你把這樣的話說了不知有多少回了，而我也總是默許了這個意願。

你還記得麼？我們啓蒙的那天，你把一個建築工人的木刨子玩弄了幾下，被那位老校長看見了，還受了一頓責罵呢。到了放假的前一天，我們的成績單發回來了，我徼倖地考了第一，獲得老校長的一份獎品：一打鉛筆和五本單線簿子；而你以二分之差，屈居第二，也獲得老校長的半打鉛筆和三本單線簿子。我知道你的性格是剛強的，你似乎永遠也不願輸給別人，那天你因成績受了委曲，回家後，你要我拿了『拉士的』和你一同到樹林子去打飛鳥，因為你想在這方面能够取勝于我，結果你打下了兩隻山喜鵲，而我却讓石丸子把自己的姆指彈得皮破血流。回去時給母親教訓了一頓。

历史的車輪把我們帶向更遠的地方了。在我們面前的並不是一個童年時所夢想的花園，它只是一個喧鬧繁雜的現實社會罷了。夜話中的美夢沒有現實，而我們却離開得更遠更遠了。那個共同建造美麗洋房的計劃願你和嫂子多努力吧！

伯母的思想雖有點和我們不相入，但她十幾年來的潔身守寡，以及克勤克儉的勞苦

精神，却不能不令人敬佩啊！你也該感到驕傲的，因為你有這樣倔強的一位母親，你和嫂子都正年輕力壯，假若皇天不負好心人的話，在不久的將來，伯母一定喜抱孫兒，到那時，她老人家心中那道因在日治時期丈夫一去不回所創下的傷痕，恐怕也可以彌補其萬一了吧？

我爸媽比伯母也不年輕多少，但我却一直沉醉在書頁的芳香裏，在感情和理智的相持下，過着憂困多於安閒的日子呵！

今夜星明月朗，想像中有一個簡樸的房間，一對年輕的夫妻正在催促着搖籃中的小天使快快睡去。我也該停筆了，願清風明月給我送去一個由衷的祝福！

期待的黎明

是人誰願意在黑暗中過活？是人誰不想讚美與渴望着黎明？但却有人在黎明中藏匿，在黑暗中露面；在黑暗中歡笑，在黎明中哭泣。

世界原就是這樣的矛盾麼？

但儘管那些應讚美的，反而被咒詛；那些應咒詛的，却被讚美着，我要說的一個黎明——一個期待的黎明，它却是人人一心嚮往，人人同聲讚頌的呵！

我嘗聽過一只瞽了雙目的音樂家的故事，他活着，上不見藍天，白雲和飛鳥，下不見山光和水色，也不懂得春花秋月的美好，陪伴着他的，永遠是冷酷而漫長的黑夜呵！我深深地同情他的不幸遭遇，但也深深地景仰他有活下去的勇氣，他活着，因有志願未完成；他活着，希望能重見光明！

是人誰不願他期待的黎明早日降臨？是人誰不爲他同聲祝福？

在那腥風血雨的年代，在馬來亞國土上飄揚着太陽旗幟的時刻裏，勞苦大眾像是鷹爪下的雞和鴨，而我却是一隻匍伏在母雞脅下的雛雞呵，我當然體味不到母雞們活着所

渴望的是什麼？但假如我知道他們在恐懼中活着，仍期待一個黎明，我還願意做匍伏在母雞脅下的雛雞麼？

音樂家和鷹爪下的雞鴨們所期待的黎明，我雖未有真正的體驗，但却能够感到一顆爲期待黎明的心靈在呼喚，而我自己也曾有過一個期待黎明的黑夜——
是一個看不見星星的閃爍，也見不到月亮的嫵媚的黑夜，我獨自趕搭着獅島第一輪北上的火車，火車馱負着我到花城的時刻，剛好是凌晨四點鐘。

我是在昏沈中被檢票員喚醒的，火車也跟着一頓的停了下來。我看了看腕錶，隨即打開了車窗——嘩，月台上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朦朧，接着一股夾帶雨點的勁風，迎面撲來，使我下意識地把窗關下。

此刻，車窗外盡是風雨的嘩笑聲，幾個搭客蹣跚地提着行李，看來有點像捨不得下車的模樣。我也無可奈何地，默默地下車了。

這時有親友來接的搭客們都乘着車子去了，我站立在這花城的火車站裏，孤單單地忍受着寒冷的侵襲。看一看腕錶，仍是四點十五分。

風和雨似乎越下越緊密了，月台上的路燈，也彷彿在抖索着，微微地發着黃光，花城近火車站的一角，也爲風雨吹打，爲夜色覆蓋而隱去了原形。……

我越來越忍受不了這凌晨雨風的寒氣的侵襲了。我開始感到有一股莫名的冷氣沁入

了我的心脾，不禁打了個寒噤，接着牙齒也開始「打架」了。

呵呵，此刻我想，假如有親友開車來接就好了，但又想：如果我是在溫柔的被窩裏不更好麼？但這都是美麗的幻想呵，我還是實際地期待黎明的到來吧！

「這個時刻黎明是不會到來的。」我彷彿聽到有人在風雨中告訴我說。

我企圖以不停地跑動來抵擋寒氣的侵襲，爲我行過車站的另一頭時，却看見了一個人在牆脚下伸手招我過去，我想：這車站裏我還有一個同伴嗎？

「加溫，沙結梳蜀加？」（註一）他用國語探問我，看他的模樣却還是個中年人。

「呀啦！」（註二）我說。

中年漢子擦動着身子說。

「魯督啦！」（註三）。

我的身子不由地蹲了下去，他掏出了一包兩點牌，要我抽一根，我也很自然地接受了。

交談下我才知道這位馬來兄弟是從金馬士趕去文丁看他母親的病的，他說他是昨天傍晚才接到消息的呀。

風雨仍沒有停止吹打，彷彿要把整個車站吞噬掉，但此刻我和我的同伴仍蹲在牆腳下，我身體的熱度似乎增高了，這也許是因爲有了一位同伴的緣故吧，我却開始同情

他，我很瞭解他期待黎明的心情，較我來得更急切呵！

「加溫，不骨巴拉巴？」（註四）他似乎問得有點焦急。

我看看腕錶告訴他此刻是五點半鐘。他向花城的一角看去，看不見欲曙的天色，心裏彷彿在說：「什麼時候才天亮呢？」

是的，什麼時候才天亮？什麼時候才天亮？

此刻我想：一年也有三百六十五個黎明呀，那些個黎明在人們的心目中又是怎樣的呢？哦，我領悟了，只有期待的黎明，才是最崇高，最珍貴，最令人渴望着的呵！

在期待中，花城終於帶來了黎明，雖風雨仍舊不息的吹打，但寒氣却已消滅了，我和我一同期待着黎明的同伴因而作別，作別時我對他道聲「再見」，還祝願他的慈母「吉人天相」。

我說完了一個期待的黎明，彷彿感覺到那邊的天角下，有無數日以繼夜地奔走着的人們，也懷帶着個期待的黎明，朋友，你是不是也有着一個期待的黎明呢？

註一：朋友，很冷麼？

註二：是呀！

註三：坐啦！

註四：朋友，幾點鐘了？

六二，十二，十二。花城

垂暮的茶亭

那天黃昏，我和停雲落腳在那斑駁的方磚小徑上。

這不是第一次，不是興奮，只懷着一片心的輕愁和悵惘，像彩霞撒落翠峯，山脚下冉冉昇起的炊烟，揉合了晚來的薄暮，教人心靈籠上了層垂暮的薄紗。

有意無意的，視線又觸及道旁的一個廢墟，不，那原是一座茶亭，它有過熱鬧，有過美麗的光景，然而，此刻在斜陽殘照下，有誰還像我們這樣的痴迷？有誰還會對它的殘骸看上一眼？呵，人類是健忘的！

「我要爲這被遺忘的茶亭寫一首詩。」

停雲道出了自己的心意，我也沒有隱匿自己心思，我說：

「我要爲這被遺忘的茶亭寫一則散文。」

呵，題目也想好了，是「垂暮的茶亭」。

記得那年初到雲南園，心地是一片遼闊的平原，沒有羈絆，思想是一隻奔騰着的野馬。

我說我愛雲南園的一切，我說我要好好地做學問，我也說我要結交更多更多的朋友。

結果事實沒有這般美麗，學問做得很少，朋友也交得不多，雲南園給我留下一個深沉的回憶。

人類既是健忘的，我也該忘却這個深沉的回憶了。

讓我往好的方面想去吧——

那年的五月，在那個小小的辦公室裏，由一位同學的介紹，我認識了C兄。

身材中等，戴上一副近視眼鏡的C兄高興着說：

「我們到『地下宮殿』去喝杯水吧！」

於是我們走下一個斜坡，穿過一條馬路，踏着脚下的方磚小徑，又向左邊一彎過去——呵，眼前不是「地下宮殿」，是一座我不曾發覺到的幽靜的茶亭。

喝了水，談了好些話，我們離開了茶亭，我們踏上了方磚小徑，我在馬路上回頭望去，茶亭就在馬路的下方。

這茶亭的結構太簡單了，是幾根柱子支撐着茅草與白鋅的頂蓋，在晨光中出現，在黑夜中隱沒，不知經過了多少的風和雨，但它仍舊屹立着，有如雲南園裏的綠葉黃花樹。

第二次我和C兄到這茶亭來喝水，我對朋友說我打算出版一個散文集，但一時沒有想到恰當的書名，便請他代我想一個，他很快地想出來了：

「園邊集」。

我聽了高興得很，便馬上採用這個集名。我想，這座茶亭，位置就在雲南園的邊緣，這個集名正可以拿來紀念我們友誼的開始，同時對它也表示了一份愛意。

往後一些日子，我從宿舍裏搬出去，搬到茶亭對面的一間鋅板屋寄宿，差不多每天早晚，我都經過這座茶亭側旁的那條方磚小徑，口渴了，便自然的跑了進去，向那個背傭的茶亭老板，要了一支「七喜」，那裏有一份報紙，供茶客閱讀，這正合我的心意。

這座茶亭的情景比起鬧市中的茶店，確是太冷落了，但它也有着一定的茶客，除了我和C兄，我就經常看到有好幾對年青愛侶，愛到這座靜穆的茶亭，來尋找一份寧靜的美。在靜的領域裏，男女的感情就更融洽了。可鄰那個背傭的茶亭主人，自己却在寂寞中睡去。醒來，茶客付了錢，又姍姍地走了。寂寞仍舊留給了老人。

翌年，C兄離開了雲南園，接着我因病而告假還鄉，茶亭呵，茶亭就更寂寞了。

有人說，這簡陋的茶亭是不能長久的了，因為雲南園有了另一座新建的茶亭。

如今我又回到雲南園來，寂寞的茶亭已經沒有了。然而，新建的一座却是更熱鬧了。

寫到這裏，我又想起一位年紀比我大了一半的朋友，他在戲院中這麼對我說：

「你明白紅字牛奶爲什麼到現在還要賣廣告的道理嗎？」

「我不明白。」我說。

「就拿一個寫作的人來比喻吧，」他說，「你是一個相當有名氣的作者，但是假如你的名字，在三百六十五個日子中，也不在文壇上出現一次，你的名字就會給新的名字掩蓋了去，你還不明白這個道理麼？」

此刻想到了這座被人遺忘的茶亭，記起這位朋友的話，就更覺得他的話是多麼的真實啊！

現在，我爲這被人遺忘的茶亭寫下這麼一則散文，將來自己被人遺忘了，又有誰對自己施捨一份同情呢？

一九六四年九月

遲出的小雞

前些時，住在新村裏的姑母帶來了兩隻老母雞。她說新村裏地方狹窄，不便養家禽，要養也只能在屋子的角旁圍上一塊小地方，把牠們像關在牢裏似的飼養着。這樣既不順乎動物的生理，也不合乎人類的衛生——其實，家禽也需要自由的，雖然農場裏的雞兒們，都是在鐵絲網內生長的，但照我個人的經驗，菜園雞所下的蛋，總比農場裏的好吃些呢——不久前來了一陣雞瘟疫，十多隻不大不小的雞兒和一隻鷄公，便在三兩天內相續地喘氣死去。死剩的兩隻老母雞，正值下蛋的時候，姑母忽然想到住在菜園裏的我們，便把大難不死的兩隻母雞帶來了，她還暗地裏告訴我的母親，說她的媳婦兒如果會在明年三四月間分娩，到時要買雞，費事又花錢，等母雞下完了蛋，便替她孵上一窠小雞，相信這窠小雞還來得及供用。

這窠小雞已經在十日前孵了出來，一共是十隻。但母親仔細一看，窠裏還有一隻雞蛋沒有孵成小雞呀，她想一想，沒有錯，當時窠裏確是十隻鷄蛋，現在怎麼會多出一隻來呢？老人家的腦子到底是遲鈍多了，她想了好久，還悟不出什麼道理來，於是我替她

解決了這個疑問。我說這隻蛋是別的母雞趁着孵小雞的母雞下窠尋食時，偷偷地上下去的。母親覺得我的話有道理，不然窠裏怎會憑空掉下一隻蛋來呢？

母親把這隻尚未孵出小雞的蛋拿到溫水裏一浸，知道這隻蛋將快要變成小雞了，他不忍得把它扔掉，便把它放到別的正在孵着小雞的窠裏去。結果，十天後，這隻小雞便破壳而出了。

原先的那些小雞，在母雞的領導下，屋前屋後，儘是牠們戲耍找食的場所。母親要把這隻遲出十天的的小雞，加入牠們的隊伍裏去，牠還嫩弱得很，沒有母雞帶領是不行的。

但令人煩惱的事情來了，沒想到那隻老母雞不但不歡迎這隻遲出的小雞，而且伸長了頸子，把牠亂啄一通，假如不是母親手快，把牠捉回手中，牠可要被老母雞活生生地啄個沒命了。畜生畢竟沒有人類的靈性，雖然母雞也懂得愛護小雞，如遇蒼鷹或別的敵對，牠會把小雞藏躲在自己的翼下，度過危險的關頭。但現在牠却連一隻遲出的小雞也不能夠去愛護，因而對於母雞的愛，在這裏却打了一個折扣了。然而，當今人情淡薄，能够像照顧自己的小孩那樣去照顧別的無依無靠的小孩的人，究竟又有多少呢？

母親沒有法子，便把這隻遲出的小雞放到一個牛奶箱頭裏去，還撒了一把米，但牠太嫩弱了，自己却一粒米也不會啄來吃，只懂得「飢餓——飢餓」地哀叫着，聽來心頭

委實有點不舒服，但母親可沒有時間多理牠，因為菜園裏的工作多着呢。

我放下手中的書本，要跑過去看看牠，却看見一隻金黃色的母貓，正虎視眈眈地向着牠，要是我遲來一步，小鷄便成為母貓的一頓豐富的午餐啦！嚇走了母貓，我捉起了小鷄，牠忽然停止了「飢餓——飢餓」的叫聲，轉而「哥滴滴——哥滴滴」的柔弱地叫着，像要討人的愛撫哩。我從箱頭裏揀了幾粒米，弄開牠的小嘴，灌了進去，然後又把牠放回箱裏。我才行了兩步，牠又「飢餓——飢餓」地哀叫起來了，搞得我心下有點煩亂，於是我只好又捉起牠，把牠在手裏撫弄了幾下，牠又「哥滴滴——哥滴滴」地輕叫着，這回倒引起我的興趣來了。我想：牠現在並不是飢餓，却是寂寞呵！

好了，一連兩個白晝，我都把牠放在書桌上，我一邊讀書寫字，一邊照顧着牠，雖然牠給我帶來一些麻煩，但母親到附近的鄰居去問過了，都沒有那家剛孵出小鷄的，母親和我又都不忍把它掉棄，而我這刻又是賦閒在家，要幫助家裏做重的工作，身體又不能勝任，就只好照理一些屋內的瑣事，現在，這隻小鷄當然由我來看顧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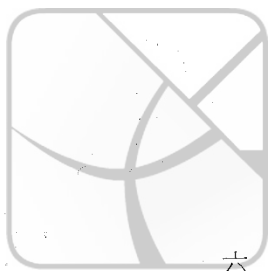
一個上午，除了書籍以外，還有一隻不太搗蛋的小鷄作伴，當然還不算壞。下午，M回家來了，自然我又多了一個伴侶，那就更不壞了。

我面前的一口窗正開向東方，早上太陽柔和地照進窗口來，把溫熱送到桌面上，小鷄牠竟呆呆地沉睡了，彷彿在做着一個甜美的夢，教我連翻書也輕輕地不敢太用力了。

可是小鷄忽然驚醒了，也許是剛才的一陣微風，吹動了他那一身棉絮般的絨毛，牠睜開眼睛看看我，嘴裏又「哥滴滴——哥滴滴」地呢喃着，表示和我親愛的樣子。

你這遲出的小鷄呵，再過三五天，你的小嘴和腳爪長得堅硬和尖銳時，你就可以自力爲生了，瞧！屋前屋後，此刻不正有你的同類在爬食蟲蟻麼？

打從心裏我這麼喃喃道。



六四年八月寫於園邊室。

一支小插曲

辟拍辟拍……辟拍辟拍。

除夕日一早，孩子們便爬起來燃放爆竹了。這原是謐靜岑寂的橡林中，早已給一陣陣的爆竹聲打破了悄悄的氛圍……吃過團圓飯以後，當家的忙着貼春聯等應時工作，孩子們把放爆竹當作一種新鮮刺激的遊戲，其實禁放爆竹以來，人們久已不聞爆竹聲了，今年政府破例准予人民在除夕日及元旦日燃放爆竹，孩子們還不樂個心花怒放麼？說真的，在這迎新除舊日子裏，大人們也樂於燃放爆竹呢！暮色漸漸濃黑得像一塊黑布，除夕夜降臨了——

辟拍辟拍……辟拍辟拍。

爆竹聲一陣陣，越來越緊密，越來越響亮。在遼闊的橡林中，在無邊深邃的黑夜裏，此起彼伏的爆竹聲，像一陣隆隆的春雷，像一場沙沙的春雨……人們早已斂收起平日沒甚歡笑的臉容，彷彿窺見新春的女神，帶着快樂和幸福，蒞臨這苦難的人間了。

辟拍辟拍……辟拍辟拍。

東方天際已呈現魚肚白，當家的忙着拜財神，桌上擺了幾碟鮮菓和糕餅……他們都懷着一個「發財」的願望。

——孩子，快來拜財神吧，財神保佑我們發橫財！

——媳婦兒，快來拜財神吧，財神保佑我們添個孫！

辟拍辟拍……辟拍辟拍。

黎明的曙光，在爆竹聲中微露了。

——恭喜發財！

——恭喜發財！

元旦日大家碰面時，這是第一句吉祥的話。這一天，是最令人難忘的，而且也是最使人興奮的。他們的話裏沒有憂愁，煩惱；有的是歡樂，快慰——他們對明天的生活充滿了希望！

辟拍辟拍……辟拍辟拍。

孩子們得了紅包，心裏真快樂。還想沿戶去討紅包。

在橡林中幽暗的一角，簇擁着一堆人，他們不時發出呼叫聲，不時拍響着手掌……他們像在談論什麼，但却又不是。那家的屋廳裏也簇擁着一堆人，呼叫聲，拍手聲，幾乎撼倒那間白鋅頂的板屋。不久這屋內起了一個騷動——

——暗探來了，暗探來了！

——快走，馬打也來了！

一輛黑色的車子，兀地煞住了。迅速的行動，一下捉着了十多個，大多數從窗口，後門逃走了。

黑色車一溜烟的飛馳而去了。多少隻眼睛凝視着它的去影……。

阿才捉去了！

阿狗捉去了！……

阿才阿狗的媽以爲孩子出了什麼事，哭哭啼啼的問那些鄰近的人。

——阿才阿狗賭荷蘭牌，被警察捉去啦！

——年青人，別賭啦！賭荷蘭牌是犯法的。

那些人談論着，還勸着兩位婦人，叫她們別担心，到時認罪罰款廿五元，人便沒有事情了。

辟拍辟拍……辟拍辟拍。

爆竹聲又一陣陣地燃響了。

甲辰元旦日。

吃藥的日子

生病的人是够不幸的。一個人有了病，不單要用錢，而且還要給關心自己的人憂腸掛肚，朝夕侍奉的麻煩。而病人自己如果神智尚清醒，躺在牀上，起不得來吃不得，一天到晚，只容許喝些牛奶水，葡萄糖，和薏米水之類充饑，代替飯菜的是那些難於入口的藥片和藥水，而不時又給可怕的夢魘搞得汗流心跳，這種情景是够悲涼的。這當然是相當嚴重的病，才會有這麼的不幸。假如只生點傷風感冒的病，那倒不妨事的。正如外國有位名作家說的手頭只要有點錢，生一點小病倒是幸福的事哩！但我知道有些窮人患了傷風感冒，還不以爲自己是有病的，照樣工作，吃飯和睡覺呢。

我從小就記得這句老話：「花無百日紅，人無千日好。」這話中的道理，恐怕是說人類的美景不常，而在一千個日子中，便有病痛或意外的不幸降臨到身上了。

我承認自己是個人不怕鬼不怕，就怕生病的人。

媽就常在別人的面前說我是個累人精，一生下我不久，就爲我憂腸掛肚，無多少個安寧的日子過。

媽的話當然是從心的深處發出來的，她的話在別人聽來，只是一種爲人母親的勞苦的感受，可是在我自己却感到她的話竟是一個由血汗，淚水凝成的愛——這個愛也只有做人兒子的才能知道有多深厚呵！

我說我是最怕生病的，至於爲什麼怕，到現在我自己也還不太清楚的呢。怕吃藥嗎？很苦的藥我都能吃得下；怕不能讀書和工作嗎？又不盡然；怕死嗎？死當然怕，因爲正當青春年少的時刻就死了，是很可惜的，但生病不一定會死，然而怕的是什麼呢？我儘管怕生病，可是病魔却還是找上我。過去的讓它湮滅不提了，那麼就說這餘悸猶存的病罷！——

這個病是從去年十一月開始的，一直到今年的二月才結束。算起來剛好是一百個日子，這一百個日子裏可說是昏暗無光的，有生以來，吃藥的日子，這回算是最長的了。說來有點怪，我得這病的時刻，不能睡眠，不能行走，不能思想，但却能够吃飯，看醫生。醫生說我血壓正常，肺臟也無事，恐怕是神經過敏，或是貧血所致。因此我自己就放心吃醫生所配的藥片。可是吃了一個星期，情形還是照樣：腦神經一刻也不安靜地跳，跟着心也在砰砰地跳了，手脚却有點麻痺的感覺，雖然不能睡，不能行，不能想，但却還能吃。

一個月過去了，雖然另請高明，但情況仍舊，令母親等担心的，是我雖还能够吃兩

碗飯，但身體却一天不如一天地衰弱下去，這不用照鏡子也可從母親的臉上反映出來的。

這些日子，我自己也着實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了，看醫生，醫生照樣說沒有重病，但吃藥却又不見功效，這樣下去，該怎麼辦呢？

多少個夜晚，我躺在牀上迷迷糊糊，耳際却飄來爸媽的枕邊細語：

——前世母休，我今世就爲渠累死累命，從小到大就咁多弊病。

——我就不明，醫生講渠母重病，但係吃藥又唔見好。

——哎，都話唔知點算好？成個月來，藥費同車腳，差唔多用左兩佰銀囉！

.....

我很瞭解媽的痛苦和担心，於是我跟媽說讓我到政府醫院去，那裏有醫生巡視，又有護士服侍，住在那裏總比家裏好。但媽的人很奇怪，一聽我說要去那裏住，眼淚便從她那深陷的眼眶裏，溪水般流過枯瘦的臉龐了。我的喉頭噎着了，怎樣也說不下去。

幸好這時有位朋友到來看我，並介紹我去看看中醫，結果只吃了一服藥，心跳的情形已輕了些，雖然腦神經仍舊沒有一刻的安寧，夜裏也不能睡眠。

吃藥的日子又過去了幾十天。病是好了八九分，但躺在牀上就更加地胡思亂想起來，有時脾氣又特別暴躁，不管是對母親，未婚妻，妹妹，一點不順心，就會說出一些

讓他們傷心難過的話來，跟發狂的人沒有兩樣。

現在病雖然好了，但經過三個多月的病魔纏困，可幸還留着瘦骨一身，醫生說多吃補品，體魄便可以逐日復元，呵，上帝，吃補品可比吃藥還重呢，而且爸媽幾年來的一點積蓄，已給我吃藥吃光了。

媽聽醫生說鴿子的肉很清補，尤其是乳鴿燉東西吃了更有益於身體；這些日子中，就不知殺了多少隻性格馴良的鴿子，白天窺看着藍天下那灰的，白的點子，到夜間又有一隻或兩隻要下鍋子了，這顆心又不禁砰然的跳了跳。

鴿子呵，生病的人是够不幸的，而你却比我更不幸喲！

一九六四年三月

溪 澗

在一片綠色的芭園上，淌着一道銀亮的溪澗，且莫用利慾的眼光，估計它的價值和功用，在這富有原始氣息的村落上，它是一條活潑自然的生命。

既是生命，就一定有它的來源。但我從來沒有像探險家的胆識和傻勁，我不曾探索過它的生命來源；也不會究問過它奔流的生命抱着何種目的，我只是默許了它的存在，它同這綠色芭園一樣，一樣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歲月消逝也不可磨滅的印象。

你說是爲了生活的需求，還是爲了生命的延續？這原是荒蕪的地帶，如今却變成綠色的芭園，自然，爲了遮風避雨，簡陋的房屋，便疏落地在這芭園中建起。

當你的眼光第一次接觸到這地方時，你當會情不自禁地嘆着：這是個淳樸恬謐的村落呵！

一切都是淳樸的，那黝黯的面孔，粗簡的衣著，以及一把開墾的工具……

晨早，迷霧像一片輕盈的薄紗，妙曼地撒網着芭園；午間，黃橙橙的陽光，把芭園鍍上了一層綠油油的色澤；黃昏，瑰麗的夕陽紅彩，却把芭園渲染得更明秀；夜晚，

蒼茫的暮色，又像一張黑色的大網，緊密地把芭園掩覆着……這就是芭園的風光，無論在白晝和夜晚，這村落總給人一份恬靜的美感。

我不知是否應該感謝上蒼的賜予，生命又一次讓我呼吸着這一片原始的氣息；也許年青的生命，原就有着一股衝動，在這滿眼皆綠的芭園上，我却特別鍾愛着這一道銀亮的溪澗。

打從認識它的時候起，它便那麼活潑矯健地奔流着，感情激越時，它也會彈一支琤琮琤琮的樂曲，然後帶着一連串晶亮的水珠子，向低處奔去。雖然茅草，含羞草都探過頭來向它阿諛奉迎，但它却讓魚蝦們在腹中安祥棲息。

由於儉樸的生活，這芭園的人沒有很多的廢物扔棄，更何況他們對它，根本就不下於生命的珍貴，他們會將廢物隨意扔落這道銀亮的溪澗麼？

莫看它只是這麼一條平凡的溪澗，芭園上如果沒有它，那瓜荳蔬菜就不會萌芽茁長，這樣也就沒有了收穫。

日日，年年，人們利用這銀亮的溪澗，灌綠了芭園，芭園才有蓬勃的生氣呵！
多少日子了，樹葉黃落又發新，它仍是一道銀亮的溪澗——一條活潑自然的生命。

天氣陟地轉變了，在這雨水不缺的土地上，今年來却到處盛傳着水荒的消息。這塊

綠色的芭園呵，半年來只承受着太陽的曝曬，雨水呵，雨水給阿波羅的魔術盜走了。

這一道銀亮的溪澗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已經不再奔流了，它赤裸地暴露着一條逶迤的身體，這裏是一處污泥，那裏是一處污泥，魚蝦們正焦急地在污泥中作垂死掙扎呢，但却給窮苦的那雙粗黑的手，一尾一隻的捉去做菜了。

再過些時，爛濕污泥已被陽光照晒得像龜壳那般堅硬了，跟着倔強的茅草，含羞草……便得勝地佔有了這道停息了奔流的生命的溪澗了。

然而，綠色的芭園正如溪澗一樣的命運，呈現在胼手胝足一羣的眼前的是一片火燒後的焦黃，荳葉敗落了，瓜藤枯死了，只有軀幹直挺的薯林，和葉子闊大的香蕉樹，還能帶給人們一些綠意。

窮苦的一羣過着沒有收穫的日子，爲了吸取地下的水，便聚合三五人把乾涸的水井往下挖掘得更深。

偶然，藍空飄來一簇雲朵，人們使用焦渴的眼光看去：老天呵。這樣的日子還能過多久？

昨晚，躺在床上，天氣悶熱得驚人，雷聲沉沉的自遠而近，却久久也聽不到一絲風雨的足音。

剎那間，屋頂响着嗒拉嗒拉的聲音，這時一陣風從窗外襲進，我興奮地爬將起來，向着幽深的夜空望去，忽地一道金蛇幌過眼前，接着風雨便沙沙拉拉的響起來了。……聽着沙拉的風雨聲，彷彿感到那是戀人的絮語，心頭裏有一種說出樣子的甜蜜，我便在甜蜜中沉睡了。……

今晨醒來，天仍落微雨，我狂喜地披着睡衣，順手帶上一把油光傘向門外走去——呵，溪澗的生命復活了，看那狂奔的姿態，不正像我此刻興奮到極點的心靈一樣麼？雖然眼前的它是渾濁的，但我沒有半點厭棄，我知道過些時辰，它將又是一道銀亮的溪澗——一條活潑自然的生命啊！

七月廿八日峇都依淡村雨夜。

回憶像湖的漣漪

這是一個養魚的塘，它早晚靜躺在我姑丈的家的左邊一百碼的地方，前面是一條車輛川行的馬路，汽車的響聲不時驚醒它沉睡的好夢。……但如果要追溯到往事，它又是一個令人深思的礦湖。

當人們把錫米從底下淘起的時候，有人要讚嘆這是個藏錫豐富的地方，這該是它的黃金時代吧，因為以後的日子裏，它便成了一個荒蕪的礦湖，就教人有被世間遺棄的感慨了。

我打從第一次看見它的時候算起，時間該有廿年了吧，廿年的世事彷彿白雲蒼狗，惡的，美的，醜的，就好像湖中的一個漣漪，慢慢的擴散到岸邊時，因受到了阻力，復朝向起點迴轉，到最後連一絲痕跡都沒有了，但這湖已跟先前的有所不同了。

我對這湖的記憶，却永遠也沒有消褪，那日本人的近似殘酷的勇武和那老婦人的哀慟，就教我永遠沒有辦法忘懷。

我第一次拿的書本是日本書，那當子我才四歲多，在刀槍的威逼下，父母不得不把

我這不懂事的孩子送到學校去上課。想不到這間學校，現在却改建成了一個警察署。

記得我剛入學不幾天，就被一個頑皮的孩子嫁禍，他說我把他的書撕了，便哭喪着小臉向那個樣子很威武的日本教師去報告，因此我的兩個膝蓋受橄欖核印得又紅又腫，我便委屈地承認了。現在想來，痛苦仍可以使成年人屈服，又何況是一個小孩子呢？

在隔天早上的第一節課是體育，教師是一位年青的，他看來倒很英俊，臉孔也沒有那位處罰過我的教師那樣的威武不可一世，我當時的心靈也就比較安定了些。

我們上體育的地方就在上面說的那個礦湖的左邊一塊平地，約離學校半英里。出發時，脚步就像現在的士兵那樣的舉得高高的，前面是一個年齡較高的同學在領隊，那位年青教師，手拿一根藤鞭，看見脚步沒有舉起的就那麼的往下一掃，就是怎樣頑皮的學生，恐怕也不敢稍有怠惰的心理吧？

我們一行三十幾個小孩子，在藤鞭威脅下操步到那塊平地上，接着分成了三組。開始練的是稍息立正，跟着便來一個散隊集隊。前後廿分鐘，我的腳腿上便受了五鞭以上，真是想哭也不敢哭出聲來。

接着下來有更驚心動魄的節目，那就是跳湖運動吧，那位年青教師喝令每個小孩都除掉了衣服和鞋子，照樣排成兩隊，教師自己在準備跳湖呢。這時沒有一個小孩子不是心寒胆顫的，大家都不敢排在前頭，但被排在最前的却也不敢退到後面，我想那些可憐

的孩子早就對日本人有了畏懼，不然怎麼連一句話也不敢說呢？

我眼見前面的幾位同學，給那年青的日本教師像扔皮球那樣扔到湖裏去，那湖裏的小孩子在咿咿呀呀的掙扎了幾下，教師便往下一蹤，然後把小孩捉上平地來，讓他蹲坐在地上哭個不停。當然我也被扔到湖裏去，因為我在旁看得久了，他把我扔下去又捉上來的時候，我久久地哭不出聲來。

我自從受了這次驚恐以後，一連幾天都不敢到學校去上課，但爸媽又怕出事，惹來了斬頭之禍，那可不是開玩笑的，因此我還是懷着一顆小麋鹿般的心靈到學校去。

晚上睡覺就常夢到那個暗綠的礦湖，那個年青英俊的教師又把我扔到它的懷裏去。醒來後，滿身是汗，爸媽睜大着眼睛撫問我看見了什麼，我竟哭倒在他們的懷裏，咿咿呀呀地說不成話。誰說這不是一種折磨呢？

現在我想那位年青的體育教師也許還在人間吧，如果我見到了他，我一定不再恨他。有時我見到一些胆子很小的朋友，連走一段夜路也不敢，這就更使我懷念這位教師來！當我讀到斯巴達人那種尚武的精神，心靈確實深深地受到感動！

不到半年，我們舉家逃難到別處去棲身，接着而來的一年，日本人便升了白旗，於是我們又生活在另一個時代裏了。

等到緊急法令施行的時候，我姑丈把他的家建在這湖的上方，這也是我預想不到

的。現在緊急法令早已解除了，這荒廢了十多年的礦湖，經過這村子的一家主人的修改後，便是現在橫躺在馬路左旁的那個廣袤的魚塘了。

我高中畢業那年，因患了精神衰弱症，姑丈一向愛我很深，便叫我搬到他家裏去休養，因此我又和這礦湖日夜相見了，它雖然變成了魚塘，却仍使我感到有礦湖的影子和氣息。這也許是廿年前我對它的那個印象還沒有磨滅的證明吧！

除了注意飲食之外，必須早晚散步，和睡眠充足。我聽了醫生的話，於是我也培養了散步的習慣。

就在一個黃昏裏，緋紅的陽夕光把湖水反照得發亮，我背着手踱步在湖畔的小徑上，忽然看見前面有一位衣服檻褸，頭髮散亂的老婦人，正在燃燒起一疊元寶，口中呢呢喃喃，我行近她時，她似乎還沒有覺察到，當時我誤會她是在拜佛求財的，就沒有歇腳再多看她一眼。

但在村子的另一條交通上，我又和這位老婦人相逢，模樣仍然是衣服檻褸，頭髮散亂的。

「你就是那個常在湖邊行路的麼？它會吃掉你的，我的孩子就是它吃掉的呀，它吃……」

她這樣指着我說，我當然感到異常的疑惑。我想她怎麼會說這樣的話？這礦湖怎會

吃掉她的孩子呢？

當天我在姑丈的面前提起了她，姑丈對她的身世倒相當瞭解，他說她是因了孩子的死去，受了過度的刺激，才弄到神經失常的田地的。

原來她確實年齡才五十多歲，她一共生下三個女兒，和一個兒子，丈夫死去了三年，三個女兒也都出嫁了，只有最小的一個兒子留在她的身邊過活，這兒子才十歲年紀。有一天，她的孩子放學回家，才放了書包，就跟鄰居的孩子到礦湖去釣魚，不知怎樣，這孩子便掉到湖裏去，那些同去的孩子們見了，都像小獼猴般一遇到危險就各逃各的了。

這孩子從湖底浮起的時候，縱使是華陀再生，恐怕也是還魂乏術的。他十歲的人生就像一顆流星般地消逝了，但卻沒有光，也沒有熱，唯一留給世間的却是那老婦人沈痛的眼淚，和告別人世之前的無聲哭泣……

呵，這永遠沈默無言的礦湖，人們把它的好處採取了，便空蕩蕩的把它來遺棄，但它仍可以供人養魚爲生，你能說它的存在會沒有價值嗎？

別咒詛礦湖吧，該咒詛的却是殘酷的現實。我倒覺得這礦湖有點像胸襟開闊，行爲磊落的君子，正如我前些時從孔明卦爻中找出來的幾個詞句：內无塵染，親仇兩變，和朱衣，臨日月，始覺笑呵呵。

而我的回憶却像湖的漣漪，你說我不該回憶這些使人感傷的往事，但湖也願意永遠沉寂的，又誰教它盪起一片漣漪？



七月落霞

環境正如氣候一樣會變化，而人的一顆心靈是受制於環境的。看着窗外自橡林間落下的晚霞，我心中微微的喟嘆着人生的多變。不是嗎？當六月在那個綠色的山崗，揮毫着彩，把溢滿瑰麗的紅霞，描繪入橙黃色的湖心時，我正拖着飯後蹣跚的脚步，在那逶迤折的道上漫步着；此刻該是黎明卸責於黑夜的時候了，但母親仍在菜地上忙着施肥澆水的事情呢。而我獨坐西向的窗前，等着晚飯早開。

「飼豬種菜的人家，說早也要七，八點鐘才用夜飯呢！」我的耳際彷彿聽到有人這麼對我說。

但我沒有七，八點鐘才用夜飯的習慣，一到了傍晚就會腹鳴如雷了，雖然這樣，我仍是等母親他們做完工作後，才一齊進膳呢。

此刻坐在西向的窗前，我的腦中有許多冥想。古人說秀色可餐，看這七月落霞似柿似桔，不也可以滿足食慾麼？但我想着的却是一個多變的人生。

「人生是多變的，正如這七月落霞！」

在首都的獨立崗上，那位比我年紀大了一倍的朋友這樣對我說。

朋友這深沉的感喟，我是能够知道他的心境的。想到自己還在首都工作的時刻，也常和這位朋友步上獨立崗消受一個明靜瑰麗的黃昏，到入夜遊人漸漸多了，我們才意興闌珊地踩着石階離開那裏，然後在道旁一個熟悉的攤子，一人要了一碗白菓粥，或是一碗紅荳湯，這就是我們的消夜了。

這樣的生活，我過了一年。雖只短短的一年，但它是美麗的，正如這七月的晚霞，時間漂流了，它還那麼完美無缺的深印在腦裏。

這時獨立崗正沉醉在夕陽的柔輝裏，崗上顯得一片靜美，沒有急促的煞車聲，沒有淒厲的叫喊聲……神經感到無限的舒緩。

但這是別後第三次的重逢了，獨立崗上仍是一片祥和，它似乎永遠那樣，永遠沉醉在被人頌讚的夢裏。

「我本打算和另一位朋友到那地方去幹活的，但時間還不適合呢，看過了些時候才決定離開這裏吧！」

身旁的朋友是個深謀遠慮的人，他的想法當然有道理，然而我却意識到，這位朋友如果成行，我們日後相見的機會就更少了。

「如果有機會，我也想同去！」

「你能够去當然很好。」

說着，說着，天邊的晚霞，已由淺紅，變成深紅，又由深紅變得暗紅，獨立崗已漸漸蒙上了暮色，先前的明靜瑰麗，此刻已變得灰濛幽深了。

但往下一看，那令人眼花目眩的霓虹燈光，又一光一暗地閃爍着，好像一顆顆滾動的明珠，呵，首都的夜生活又開始了。……

當夜，躺在床上還傾訴着感懷。

「過去的光榮史蹟，誰願意重提呢？現在却如七月落霞，人生是多變的，我們面對的是多變的人生。……」

「假如人生永遠像一面不動的湖水，那有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「我同意你的話，所以我願意到那邊去求發展。」

「但我以為你還是設法完成了學業的好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此刻，窗前的橡林更暗淡了，但却不是意味着一個暗淡的前途，朋友的話很對，我應該設法完成那一半的學業。

在多變的人生中，我要尋着一個希望的指南。

此刻我已沒有喟歎，眼送這七月落霞……

青草藥

今晚翻弄着一疊厚厚的剪報，這些剪報都是在中學時代整理的，距離現在少說也有三五年的時間了，因此白色的紙張已變成瘀黃色的了。如今在大學裏做學問，整天整夜忙着做筆記，根本就沒有閒情弄剪報的事情了。在這一疊由白色褪成暗黃色的剪報中，我又見到這一張剪報——在五年前它是一則新聞，但現在它已是歷史的陳蹟了——這張剪報的內容是說四個人進山打野豬，後來遇着一隻吊睛白額虎，老虎被人射殺了，但其中一位名叫李山的被虎爪所傷，傷勢雖頗嚴重，唯不致有性命之虞云。在新聞的側旁還刊出一張打虎英雄的全體照，雖沒有阿山伯在內，但那個身材高大，且濃眉大目的中年漢子，仍然那麼清晰地映現在我底腦海裏——而此刻又再次湧現了。

那是十幾年以前的事了。

那時我只有四歲多。記得有一次，我坐在我爸的腳車尾到城裏去買東西，在回家的途中，也許我感到疲倦了吧，但總是有點昏頭昏腦的，一隻不常走路的小腳，一不小心便踏進輪圈裏，奔馳着的腳車跟着便停了下來，待我爸發覺的時候，已經遲了，一隻可

憐的小腳，登時冒出了鮮血，許久許久，我才能够「哇」地哭出聲來。

我爸在唐山時，跟過一位教頭學武，什麼青草藥啦鐵打丸啦，他也略懂一些，因此他便當起我的醫生來了。他在菜園附近摘葉拔苗的弄妥了一服青草藥，跟着好心地給我敷上了，心頭感到一陣涼快腳傷的痛苦彷彿也減輕了些，可是到第二天早上，我的腳傷又紅又腫，我爸只好小心地把我載到城市去給醫生治療，想不到那位膚色黝黑的醫生助手，會把我的腳傷用勁地去按去擦，弄得我登時忍不住痛苦的號淘大哭起來，我爸看了很是痛心。那位助手給我的腳敷上了藥膏後，他對我爸說：「明天帶你的兒子再來！」

我爸的性子有點執拗，他見我的腳傷敷過藥膏後仍是紅紅腫腫的，第二天早上便不帶我去見醫生了。我想當時他一方面是怕我再受那按擦的痛苦，一方面也想再試一下自己的青草藥吧，說真的，我自己那時也確實很畏懼見那位膚色黝黑的醫生助手呢。

誰想到會那麼糟糕，我爸的第二服青草藥敷上我的腳後，不但沒有起色，而且腳傷好像在開始發膿了，急得那軟心腸的媽，也帶着責備的口腔對爸說：「我看你會把孩子的腳毀了。」

這時爸也着實有點手忙腳亂，他想再帶我去見那位城市醫生的，但湊巧得很，一位身材高大，身著唐山裝的中年漢子，他手裏提了一個箱子打我家門前經過，他說他是跌打醫師。

爸和媽懷着同樣的希望，請他進屋裏來看我的腳傷。鐵打醫師看了看傷口，然後蠻有把握地對我爸說：「唔緊要，我保佢十天內就會無事。」

爸和媽聽了自然有無限的安慰在心頭，當下立即騰出一個小房間打算給這位跌打醫師住下來醫療我的傷腳。

當天吃了一頓飯後，我才曉得這位跌打醫師叫李山，後來我們叫他阿山伯。也知道他還是一個單身漢子。

說到阿山伯醫治我的腳傷的辦法也很簡單：他叫我喝了一小杯白米酒（私製白酒是犯法的，但我們自做自飲，家中常備有一兩枝白米酒作過年過節用的）後，過了十幾分鐘光景，便把他自製的青草藥丸（他說是家傳秘方）搗碎了，然後和白米酒調勻了，便用一支鴨羽毛輕輕地敷上我那紅腫得要發膿的傷腳，乾了又再敷，這樣幾次後，便把我的腳包紮起來，吩咐我不要多跑動，其實我已痛得不能隨便行動了。

翌日睡醒的時候，我感覺到那傷腳的肌肉好像鬆弛了許多，最令爸媽高興的是我已不喊痛叫苦了。

阿山伯再給我換了一服藥後，這樣對我爸說：「周哥，你仔嘅腳多幾日就無事啦！」這時媽在旁聽了便高興得什麼似的說：「如果唔得阿山伯嘅靈丹敷上，華仔隻腳就唔知攞成什麼囉。」

幾天後，我的腳傷已痊愈了，我又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啦，而我爸和阿山伯的感情也與日俱增，他們整日談着一些武術的話，到底說的是什麼東西，我不清楚。有一天，他們兩個談着談着，忽然好像兩個大孩子在作遊戲般——後來我問起爸，爸才對我說他要阿山伯玩一手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呢！我却打趣的說：「爸的武藝好呢？還是阿山伯好呢？」一向好勝的爸也認輸了，他說：「人家阿山伯是出自名師之門呀！」

阿山伯在我家住了十多天，便說要到別處去行醫了，臨走前，我爸要給他一筆醫藥費，他却堅持着不收，還是媽有辦法，要他依本收了，不然我們會過意不去，他才接受了一些。

兩年後，我們又見到阿山伯，知道他和一位割膠婦女（剛死了丈夫的新寡）結了婚。他自己也改了行。他說他感到割膠要比走江湖的生涯安定多了，起初便跟妻去學割膠，才學了幾天，也就學會了，便馬上由一個跌打醫師的身份變作一個早出午歸的膠工啦！

接着到來的一個年頭，我們被情勢所逼而忍痛地離開了自耕的芭園，像夢一般地飄到現在這地方來了。一過又是好幾年，在生活充滿憂患的日子裏，差不多連阿山伯的名字也忘掉了。

想不到在五年前的一個早上，我會讀到一則關於阿山伯的新聞，當時我感情有點激

動，便想加油添醬的把它寫成一個小說，但我能够了解阿山伯的還是很少很少，因此這個小說也沒寫成功，現在又翻到這一張剪報，顏色已經變得暗黃了，記憶也難免不會消褪；又想到我這流浪的生涯，每日都在運動着一雙腳，就更感恩於阿山伯的一服青草藥了，於此我就寫了這一頁。



瓜棚豇架

經過了幾個月的苦旱，菜地上只剩下枯藤敗葉了。那空蕩蕩的瓜棚豇架，像是火場劫後的殘骸，沒聲沒息地斜歪在深褐色的土地上。

在沒有收穫的日子中，胼手胝足的一羣的生活陷入了苦境，那一張黝暗的面孔，早已沒有了笑容，他們的手腳閒着，但他們的一顆心靈，像亂麻般的煩雜；却又像油鍋裏的油條，被煎炸得痛苦難熬了。

然而，他們並沒有絕望，他們在生活的熬煉中比誰都更有韌性，就像那抵受風吹日晒和雨淋的皮膚一樣。

就在有收穫的日子裏，這胼手胝足的一羣的生活也並不好過——
男的赤着膀子，在烈日下揮動着鋤頭，做着翻土的工作，汗水像白豇自身上迸出，又像甘露般的滴落鬆土上。

初翻過的土塊，讓陽光曝曬了一些時候，跟着便把土塊弄成鬆細的幼土，一畦一畦

地，有的成正方形，有的成長方形，但遠遠看去，都整齊劃一，秩序井然的。

假如翻土的工作完畢，老天又惠恩的驟然降下一場豪雨，讓鬆細的幼土，吸飽了水份，衣服貼貼地在做作陽光和煦的春夢時，這正是播種的時刻了。

這時候，男的女的都忙着把瓜種豇種撒落一畦畦的菜田裏。經過了十數天的日光，空氣和水的浸潤和孕育後，瓜種發苗了，豇種萌芽了，那剛從土裏探出頭來的幼苗，嫩綠得十分可愛，在這個時候，瓜豇的幼苗很快就會長出葉子來，然而這胼手胝足的一羣呵，就更忙碌了，他們忙着照顧幼苗，白天陽光猛烈，澆過水後，還得用一些樹葉或蓋子把幼苗遮住；傍晚才把它掀開，讓幼苗吸取夜晚的涼露。半夜裏，從床上爬將起來，拿着手電筒或煤油燈盞，到菜田去探照一番看看是否有夜的蟲豸來侵害嫩綠的瓜豇幼苗。

再過一些日子，幼苗發出更多的葉子，便苗長得像一條藤，此刻芭園的人們，又要忙着搭瓜棚豇架和施肥的工作啦。

他們把一些杯口般大的雜樹兒去枝去葉後，便運用智慧把它在菜田上搭起一個一個堅牢而簡陋的瓜棚豇架來，這時，瓜藤豇苗接受了肥料的滋養，便爭先恐後的往上爬行，它們爬上了瓜棚豇架，便蓊蔚得滿園春色啦。

接着不久，瓜棚豇架上的綠葉叢中開出了花朵，淡黃的，紫金的，灰白的……你站

在園外望去，便知道那是節瓜，那是黃瓜，那是冬瓜……那是荳角，那是烏荳，那是面荳……然而這時的白菜，韭菜，也不甘示弱的長得嫩綠鮮美了，你道這不是菜田的春天麼？

辛苦了許多日子的一羣，眼見瓜荳快有收成了，憂鬱多時的心坎裏，自然會有一絲的歡欣和喜悅。

瓜荳長成後，便用一種半月形的小刀摘割下來，瓜兒一條條，荳兒一條條，裝好在挑籮裏，便是瓜兒一籮籮，荳兒一籮籮。但因窮鄉僻壤，交通不便於運輸，要僱車子把瓜荳運往城裏去，自然又要花上一筆運輸費，有時瓜荳沒有價錢，那麼鮮嫩的瓜荳，才批發得三幾分錢一斤，能够換回一些食物，用品，手上恐怕再也沒有盈餘了。在經濟落後的農村裏，農作物的價格得不到平衡，或高或低，也只有憑一般買賣者的隨心所欲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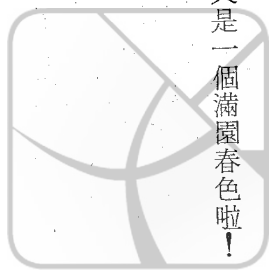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城市先生和太太，偶然也驅車到農村來光顧，雖然半買半送，也還落得一個有說有笑呢。記得有一位城市摩登太太這樣說：「阿伯，你的瓜荳種得這般好，一定很搵錢吧！」阿伯回答她說：「搵錢的可不是種瓜種荳人呵！」這雖是一句極簡單的話，但它却包藏了多少生活的憂鬱和痛苦呢？

連幾個月的亢旱，這在馬來亞的土地上是很不正常的氣候。

但現在該是西海岸季雨綿綿了。果然天空密集着黑雲，在金蛇攢動中，忽然一個震撼山岳的巨响，把濃黑的雲團撕開了一個大洞，雨水便向這苦旱的土地上傾倒下來，遠山淒迷了，芭園也淒迷了……。

生活雖然有着無窮的憂鬱和苦痛，但他們仍得生活下去，菜田是不能長久荒廢着的。

不久，那瓜棚豈架上，將又是一個滿園春色啦！



養 猪

我家裏雖不是單靠養猪來過活的，但幾十年來却斷斷續續地養過好幾回的猪了。在日本人還未南侵的時代，我的父母親便是養猪的，規模怎樣，我不得而知。但在日本人佔領了馬來亞的日子裏，那時候，我們住在一個小園口裏，只養了一隻肉猪，這隻猪是從一位世交那裏買來的。園口裏環境幽僻，養那麼一隻猪，根本沒有搭建猪寮的必要，每天飼牠一些木薯和芋荷葉煮成的食料便得了，牠吃了主人的東西還不够飽，那不緊要的，膠林裏有落下的樹膠籽，和草葉之類，牠儘可以當零食那麼享受一下，吃厭了就在泥土裏打滾着，然後呼呼睡去，飢餓了，再回來找主人求施捨。

那時，我才三四歲大，吃飽了，做不了什麼事情，只好在屋前屋後玩泥沙，拾樹膠籽……玩膩了，就去找那隻猪談一陣子話。爸媽白天去了工作，怕阿肥古（我給牠取的名字）忽然失蹤，便叮囑我好好地看牠一下；有時候，我玩得忘記去找阿肥古，但牠總是那麼乖乖地回到牠主人的跟前，當牠肚子餓了的時候。因此，我也沒有機會知道，阿肥古若是不見了，會給我帶來什麼後果，但現在我却可以肯定的說，當時牠要是給人

偷了去，或是自己逃去做野豬了，爸媽雖然很可惜，但也不會在我幼小的身上出什麼氣的。

豬長得很快，阿肥古還養不到六個月，就給父親宰了，然後把肥的精的肉留下斤把兩斤自己吃，其餘的便挑去賣了。到了傍晚，父親換回了一袋香蕉鈔票，我們都記不起有多少千元了。但沒想到那些香蕉鈔，才過不久便成了廢紙。路旁，廁所……到處拋頭露面了。

和平後不久，我們搬家到一個小村落去住下來。除了種菜，還養了好多隻豬。但不爭氣的爸爸，這時賭性發作起來，輸了錢沒得給，人家知道家裏有牲口，便來勢汹汹地把欄裏的豬籠拿去，算是清了賭債。

可是才過了幾個年頭，生活的環境變得很惡劣，黑雲佈滿天空，恐怖又襲上了心頭。接着我們被逼遷到新村裏去。新村內地方有限，養豬是不方便的，我們便不養豬了。

時間像落葉般一片片地飄逝了，算起來又是十多年的光景。但我們的生活却永遠是靠一雙手和兩隻腳來支撐的，沒有了它們，我們便沒有依靠了。但父母親都年過六十了，眼睛早已昏花起來，割膠成了問題，爲了肚子，爲了……只得找別的事情做。碰得焦頭爛額，才算找到一個地方住下來，可以耕插，可以養豬。

於是，我們又養起豬來了。

我小的時候，沒見過什麼農場，現在聽說農場裏的養豬方法很科學化，有藥品，可以使豬兒們減低害病的可能性；有飼料，不必煮，用水開了給豬吃，方便省事多了。最近我參觀了一位朋友的養豬場，裏頭養着成千上萬的豬隻，是僱了兩三位工人來照顧的，規模之大可以想象的。

我們沒有本錢，對於農場只是抱着希望，或者是夢想吧，回到現實來，我們還得用最老舊的辦法養豬。

幾年來，父母親分工合作，男的負責找膠柴，挑水，煮豬菜……女的種菜，捉蟲，澆水……在長久的艱困生活中，他們鍊成了一對老搭檔了。

我們的豬寮就在屋前靠左五十步遠的地方。它的下方是一個小小的浮水蓮塘，父親每天都得赤了腳，下去撈揀那些擠得密密的浮水蓮，然後把它切細了，放在一個大鍋裏，和玉粟米，臭魚，木薯片煮在一起，便是豬的飼料了。

去年下半年到現在，豬的價錢還算不錯，肉豬一担可以賣到九十多元，小豬可以賣到一百六十多元。如果順順利利，豬長大了，賣了出去，除了伙食，是可以賺回一份工錢的，若是手頭不好，豬不會長大，或是害病而死去，那後果當然是連本也虧蝕了。

開始我們養了兩隻母豬，因為牠們年歲大了，產下的小豬，很多都不中用的，便到

朋友的農場裏去選了兩隻澳洲豬種回來養，等牠們長成母猪時，好把老的賣出去。

前年是牠們交配的時候了，誰知到了下半年，牠們先後產下了十多隻小豬，却沒有一隻能够活下去的，看着一隻一隻僵硬的小屍體，父親只有氣憤，母親只有嘆息。她不明白二三十隻小豬，却沒有一隻生存的道理，只好把責任都推在丈夫的身上，說他常常修葺豬欄，犯了什麼災星，這兩個老搭檔便爭吵了好一陣子。

說來也够倒楣，這兩隻母猪，在今年正月又產小豬了。牠們都在半夜的時候生小豬，父母親睡眼惺忪地爬起來，拿了一盞土油燈，到豬欄去拾小豬，一直挨到天亮。

小豬生了出來，樣子相當活潑，母親見了也很開心。但是過了幾天，有一隻母猪的小豬，忽然不吃奶了，奄奄一息地躺在乾草堆裏。母親聽鄰居阿全嬸說，附近不遠有一個畫符咒的老人，他畫的符很靈驗，豬犯了災星，沒有不『符到回春』的，利是三塊六錢。母親沒有別的法子，便帶了紅包去拜見那個「災星的尅星」，弄回了一張符咒，貼在欄杆上。但却沒有見效，且連那些沒有病的也跟着病了起來，兩三天工夫，那十隻肥肥胖胖的小豬便都不中用了。

母親痛定思痛的時候說：「這母猪一點也不吉利，還是把牠早點賣出去吧！」父親無可奈何，只好贊同她的主意。

前幾天豬販佬來買豬，母親要一百三十塊才賣這隻倒霉的母猪，說了半天，豬販佬

才出一百一十塊錢，賣母猪是注定要虧本的，也只好成交了。

母猪被人載走了，母親捏着手中的錢，看樣子眼淚又要掉下來了。……

（六五年三月落雨的早晨）。



鐵船與老人

今年一月我到M鎮去喝一位老同學的喜酒。那天的天氣正如我那老同學的喜事，鬧洋洋，熱騰騰的。那間鋅板屋雖然寬大，但人多了起來，加上收音機，電唱機，和無規則的高談闊論，它就顯得侷促了，同時一股熱流暗襲過來，我覺得腦門發悶發脹，於是我輕聲地對身邊的李君說：「喂，我們的一雙新人去拍照了，離開宴的時間還久着呢，這屋子那般焗熱，我們到別的地方打發一下時間吧！」李君想了一想說：「有了，我帶你去看一艘鐵船，那裏很陰涼，也很舒服。」

李君是在M鎮長大的，對於那裏的花草樹木都很熟悉，我想對於那艘鐵船，他是更加親近的了。

「它擱在那個礦湖上有十幾年的歷史了。」李君帶我轉彎抹角的打從別人的屋前屋後的小路行去，一邊說着那鐵船的歷史。

不及半英里，我們來到那艘鐵船的所在，路旁長着小草，在草叢裏躺伏着許多貝殼般的鐵桶和零散的鐵片，它們都讓潮濕的空氣剝蝕得銹痕斑斑了。

「就是那艘鐵船！」李君指着前面幾十碼遠的它說。它是沒聲沒息的。

我們的脚步停在礦湖邊，這時船上有一位頭髮斑白而又稀落的馬來老者行出來，李君笑着和他打了個招呼。

「你回來啦！」馬來老者笑了笑說。

「學校放假了，」李君回答着，「我們想到船上看看呢。」

那老者忙着把一道厚厚的木板從鐵船那邊伸過岸邊來，我們便踏着木板渡了過去。

「老伯，我要帶朋友在船上走走。」李君對老者說。

「好呀！」他露着沒齒的嘴說。

李君和我沿着梯級走上了裝置瀘器的所在，假如它開動了，那裏將能看到一桶桶的泥，水，沙，和沉甸甸的錫米，但它是靜止了的，那機器生了鏽；那鐵桶上有了寄生植物，蜘蛛網；那椽上還有燕子窠，灰黑的蝙蝠在垂掛着，有幾隻被我們驚動了，吱吱兩聲又飛到外面，隔了一會又悠然地飛了回來。

我們抬頭看看船頂，那厚厚的鋅片早已給什麼弄穿了，現出幾個小孔洞，光線自孔洞間射下來，脚下那些盛裝沙錫的板塊更是早已腐爛了。這時我心裏頓然生出一種像憑吊殘垣敗壁的古堡那樣的感覺來。

「這真像一座古堡呢。」我說。

「你想，它停在這礦湖上至少有十五年了，我第一次看見它時，還是祇四，五歲的孩子哩！」李君沉思地說。

我們怕熱便走到下面來。下面確是很清涼，風對面的樹林吹來，掠過湖面，漾起了潏潏波紋，湖水在陽光下顯得很綠很藍。這時有兩個馬來青年在欄杆上垂釣，已釣了幾尾巴掌大小的鯽魚。

我們看到壁板上寫着一些很庸俗的字句，像「情場似戰場」，「打鐵要趁熱」等，也有比較雅一點的像「只羨鴛鴦不羨仙」，「春宵一刻值千金」，「湖上良宵」等，也有莫名其妙的，像「孤舟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」……

我們斜倚着欄杆，看看藍空，看看湖水，一隻小洋燕掠過湖面，又漾着圈圈漣漪

……

「這船上很陰爽的，到了傍晚的確有情侶到上面來互通款曲，他們只要同看守人說一聲就行了。你想，這湖上的鐵船那般幽靜，在有月色的晚上，不是更柔美嗎？」李君帶着感情濃重的口吻說。

「想不到這艘生息百萬的鐵船，如今却變成了情人勝地，人們不是好奇，只是愛上它的清爽和恬靜。」李君又感慨的說。

「在這礦湖裏游水倒是很理想呢，」我打趣着說。

「唔，幾年前，我也經常同一班小伙子到這礦湖上游泳，我們就從這船上跳下去，湖裏的水更清涼呵……」

「哦，不久前這裏還有一個婦女跳水死的呢，據說她是個字花迷，賭輸了錢，欠了債，最後便躍入這清涼的湖裏死了，屍體浮了起來，是給這船的看守人瞧見的……」

我想知道一些關於那位馬來老者和鐵船的關係，便走來和看守人談話了。

這看守人很和善，也不乏熱情，我向他探問許多話，他都毫不猶疑地回答了。

我問：這鐵船在這裏有多久啦？

他答：卅七年了，它不單在這礦湖上，這裏十幾英畝寬闊的地方的錫苗都給採空了，戰前它一天可以採錫百餘担……

我問：這鐵船的引擎還能開動嗎？

他答：引擎隨時可以開動，只是這裏沒有錫米可採了。

我問：那爲什麼不把它拆下來呢？

他答：一隻鐵船拆下後又把它裝上，幾乎要花上一年的時間，而且拆的費用要二十多萬元，運輸費十多萬元，裝置費也要二十多萬元，你想要搬動它，可得花幾個錢？

我問：這艘船的主人呢？

他答：在英國呀，他這裏有一位朋友，一兩個月的時間才來巡察一次。

我問：這些鐵和螺絲釘不是很值錢嗎？

他答：哈哈，當然值錢，也曾經有不少人來問我，慫恿我賣一些給他們，我回答他們說，「這些機件都很笨重，給你也沒法搬離這隻船呀，你們要知道，除非我受傷或意外死去，我活着是不讓任何人把船裏的東西拿去的，即使是一枚螺絲釘也好。」

我問：你在這隻船上有多少日子呢？

他答：哎，卅幾年啦，那時我就在這隻船上工作，老板回國了，這船沒開了，便給一點生活費叫我看管它，十幾年來，我一直沒有離開過這裏，我沒有妻子兒女，這船就是我的家，早些日我差點給蛇咬死，那是撲火的蛇，樣子很黑，很長，後來我弄了一些藥，晚上點燃了火堆，它們有的死在火堆裏，有的吃驚逃去了……

說到這裏，我看看時間已經是下午二點鐘光景了，算來我們在這鐵船上已消磨了兩個多小時。酒席要在三點鐘開，我們也該走啦。

臨走時我說：老伯，謝謝你告訴我許多事情。

他露着沒牙齒的嘴說：你們有時間再來呀！

人的腦袋究竟不是垃圾桶，它不能把什麼東西都裝進去。幾個月來，我確實忘記了很多事情，我想，活在這個時代，人們能够健忘一些，心裏就不會那麼鉛重或煩憂的。但有些事却又是不能也不願意忘却的，譬如上述的那艘像古堡一般的鐵船，和那個

頭髮斑白的看守人，就經常在我的腦海裏湧現……



六五年六月一日

谷裏的黃昏

傍晚我和林君吃了一罐七毛錢的罐頭煎魚，和兩碗飯後，連打了幾個飽噎，那煎魚雖香，但油漬很多，這時候喉頭湧上了一股油氣，實在覺得有點難受了。

「林，散步去吧！」

我對這位相識很久，却是最近才有機會在一起談天吃喝的青年朋友說。

我們關上了門，走下樓梯，然後向那山坡的一條栢油路行去。

「上學生樓去嗎？」

林君想起前兩天的傍晚，晚飯後我們步上學生崗，看白白的炊烟，看紅紅的晚霞，看熒熒的燈光……直到晚星伴着明月俯視大地，我們才回到宿舍去。

「哦，不，我想到那谷裏去！」

「那谷裏有路麼？」

我暗地笑林君是個十足的書生，在雲南園這幾百英畝寬廣的山地裏生活了兩年，也不知道那山谷裏有路的。我雖沒有去過那谷裏，但我却有幾回聽到汽車的聲音，打那山

谷間傳出來，我想該是有路的。

這時，山谷間果然傳來「啪啦……」的響聲，兩山之間長着不高不矮的灌木叢，我們看不見那谷中的路，也望不到路中的車，經驗告訴我們，那該是一駕『摩哆派』。林君回頭向我微笑着，說：

「真的有路呀，我們進去看看！」

走完了脚下的一段柏油路，我們踏過一條小徑，前面是一條黃泥路——它伸躺在山谷裏，模樣是痕跡斑駁的，這是雨後車輪留下的印痕。

我們向前面走，看見不遠處有一個鐵柵，那是告訴我們，鐵柵以內是校地，鐵柵以外是別人的地方了。

再繼續往前走，前面的路向下斜伸過去，走前去，那裏有一條乾涸的山溪，路邊的樹木長得很密實，看不見山頂，也看不到西下的夕陽。我想這該是谷裏最陰暗的一角了。

林君望着路旁密實的樹叢，望着樹叢中的山坳，又望着山坳中的石塊或土塊，他沉思了好久。他或許想着孩童時的遊戲，或許想着一個現實動人的故事，我沒有去理會他。因為我自己也在念着別的事——在兩個月前，我和花城的一位朋友，躑躅在羅白河畔上，談到現在，也想着未來。那時也是黃昏，羅白河在山谷中淌着流水，水流過峇嶺

的石塊，流向平闊的河道。夕陽把山谷映得一片暈紅，河水也彷彿有點紅了。那朋友說這山谷曾經是日本憲兵駐紮的所在，附近是一片原始的森林，而現在這山谷却建起了人們的居所，谷地成了他們耕插的地方，孩子們在羅白河中洗澡，婦女們在浣衣裳了。呵，那裏是日本憲兵遺留的腳跡？我想別人早把這回事忘在腦後了……

——現在是未來的歷史，未來是未來的陳蹟！

我彷彿聽到有人這麼感喟着。

一陣犬吠聲把我們的思念抖落了。路的前頭有兩三隻狗攔着去路。我們都提高警惕。我俯下身去拾起一塊碎石，預防牠們的突擊。

「看哪裏一隻母猪在奶小猪呢！」

林君興緻很濃的說着。於是我和他談到養猪的上頭去。我說猪放出來養比困在欄裏快長大，天氣熱了，牠們可以在樹蔭下睡覺，在泥沼裏打滾；氣候涼了，牠們會到更遠的地方去尋食或閒蕩，在茅草掩覆着的底下，有牠們的路徑，假如我們在那滑熟的路徑中裝上一枚猪吊，牠們的同伴就會活活地被吊了起來。林君聽着，忽然打岔地說：

「這些猪在這山野裏遊蕩，有一兩隻不回來了，不是要變成野猪了麼？」

「這就難說了，」我說，「也許會有的，你讀過馬克·吐溫的『哈克貝里·芬歷險記』麼？哈克他說：『……我就拿起槍來，走進樹林，四處轉了一遭，想要打幾隻鳥

兒，這時候，忽然迎面來了一隻野豬。由寬廣原野的農莊裏跑出來的豬，不久就在那一帶沼地變野了……」。

說着說着，不覺已經走到一條岔叉路了。狗也不吠了。前面望不見農家了，我們都停了下來。

「再向前走嗎？」

「我看該回頭了。」

我抬高頭望着山坡的老橡樹，忽然一隻灰黑的鴉從乾枯的枒枝間飛起，拍着沉重的翅膀，又落到一簇蒼鬱的樹林去了。但我仍看不見夕陽，我想：谷裏的黃昏即使很美麗，又誰有那樣的閒情激賞呢？

我們散步着來，又散步着回去，仍舊看看這裏，看看哪裏；談談東，說說西。

「蛇！」我看着脚前那條彩色斑斕的小蛇，兀地向後退了幾步。林君則轉過頭來，他一看是條小蛇，趕緊脫了自己的鞋，然後「叭噠叭噠」地摔了幾下，牠便沒聲沒息地癱瘓在路中，只有尾部還在不停地顫動着。林君定眼一看，說：

「三角形的頭部，是條毒蛇呢。」

「還好沒有咬着，要是倒楣給牠咬了一口，恐怕回不到宿舍，蛇毒已經攻心了，古人說『走路要看路』，真是半點也不錯的。」

林君悲天憫人，他想到這谷裏的居民，萬一有了什麼急病或意外，對他們的生命，實在少了一份保障。

林君邊說邊倒提着那條死去的毒蛇，他說要弄回宿舍裏剖解一番。路上遇到一羣放學回來的小孩子，林君就問：

「你們知道牠叫什麼蛇嗎？」

「不懂，不懂。」

林君問得有點傻，但深思一下，又覺得他問得很有道理，因為小孩子住在這山谷裏，他們對谷裏的一切，都可能比較自己懂得多些呢。

不久，我們又踏上宿舍旁的那條栢油路，回頭看下去，山谷是一片不高不矮的樹叢，看不見路，也望不到農家。

山後的夕陽沉下去了，天際留下一抹暗紅的殘霞，暮色蒼茫，把山光樹色加添了幾分神秘感。

回到宿舍，我喝了一大杯開水，林君却興緻勃勃地進行剖蛇的工作。在學識領域裏，他又多了一份收穫。

六五年四月于西廖

滯雨

黑沉沉的天，白濛濛的街景。

雨一陣大，一陣小地落着，人們看到這種天色，就知道雨一定還落下來，天是沒有這麼快晴的。有心事的人，在這個時候，他是會煩悶的，我想。

在白茫茫的街道上，車輛放慢了速度，像一隻又一隻的大水龜在爬着，行人撐了雨傘，才敢在雨裏行走。那些三輪車子，有的在街邊停下來，踏車的穿着雨衣，戴着雨帽；有的却在雨中賣命地踏，搭車的坐在轎裏一般，外面的人看不到他們，他們也看不見外面的人。這時，街邊賣飲料的小販，都把自己的攤位扯起了帳蓬，呆呆地守候着被老天冷落的攤子，只有咖啡店才走好運，座位沒有一處是空的，門前還站了一大堆人。但有人說，這也不見得是好運。有不少茶客爲了躲雨，才肯花它三幾毛錢，假如雨一直落個沒了，茶水雖然喝完了，顧客也還是不願離座的，你說不是嗎？

黑沉沉的天，白濛濛的街景。

信局裏也因爲滯雨而站得滿滿的人，那個模樣標緻的印度小姐，在忙碌地做着別人

寄信和買郵票的事情，在這苦悶的天氣裏，人們的眼睛却在她的臉上看出幾分滿意，彷彿這世界有了漂亮的女人，才不會教男人感着無聊和乏味似的。

細雨中，我從火車站接了TY過來，在小城的一間咖啡店裏喝着茶，還遇着兩三位年青朋友，於是便走在一道了。當我們來到信局時，雨又漸漸落大起來。我們就站在那裏避雨。

我望着黑沉沉的天，視線便觸及信局旁的幾棵無名的老樹，枝幹雖大，葉子却很少了，雨從稀疏的葉子上落下來，使我感到它更加的蒼勁老邁，而且還多了一份蒼涼的意味，我渴望一望那在老樹底下給人理髮的老頭兒，却只見到一隻黃牛，呆呆地立在那裏淋雨，尾巴拂上拂下，神態悠閑得很，使人妒意中生了。

忽然，信局裏有了熱鬧。有一個子瘦小的印度人，穿著異常簡陋，嘴唇上蓄了八字鬚，樣子有點滑稽。他把手中那根長及半尺的洞簫，毫不識趣地，在辦事處那個標緻的印度小姐的面前，吹奏起來，腳在不停地移動，身也跟着扭擺了。他吹的是個簡單的調子，但却反反覆覆的奏着，一口氣吹了好幾分鐘，惹得那位印度小姐笑彎了腰，而站在那裏躲雨的人，也沒有一個不看的，沒有一個不笑的。

他現在不奏了，腳站得畢直，恭恭敬敬地向那位印度小姐伸出一隻右手——希冀一份微薄的施捨！

她現在也不笑了，却側過身子跟旁邊的一位男同事談話。於是那男的站起來，對賣唱的不知說些什麼。那賣唱的沒有得到施捨，他不肯就走，還笑嘻嘻地在那裏懇求。結果，那賣唱的什麼也沒有得到。他向躲雨的人勉強地笑笑，攤開兩隻手，搖了一搖頭，便冒雨走向右邊的一排店舖去了。

他走了，這段插曲也完了，心靈空虛的人也依舊是空虛的。

我想：方才那個賣唱者，如果有機會到好來塢去演戲，說不定還是一個天才呢，可是眼前的生活祇能埋沒天才，戕殺智慧，甚而連維持人的一份尊嚴，也可以不要了。

「這場雨真耐下呵！」有人這樣說。

我又抬頭望望天空——灰濛濛的天空。

六五，四，十三。

小河窗畔

這是某磚涵廠裏的一個小房間。它的結構跟貧苦人家的房間一樣，是用最廉價的板片釘成的，頂蓋是略呈黑色的鋅片。還好，這間小房間開了一面小窗，倘要問我為什麼喜歡這小房間，那就因為它還有着這麼一面小窗兒。

馬路逶迤地躺在綠色的平野上，磚涵廠坐落在馬路的一旁。這個小房間却靠近小河的一邊，從小窗眺望，小河是一條黃白雜混的流水。

白天太陽烤晒也不覺得炙熱，因為小窗的一邊有一堆竹，枝葉掩蓋在鋅片上，還有一棵馬查利樹也給這小房間帶來幾分蔭涼。夜裏蚊子多得厲害，牠們竟敢在蚊香的烟幕中去攻擊房裏的青年人；牠們趾高氣揚地，唔唔地哼着，好像在說：喂，你們——落魄的傢伙，還不快走開，這裏是蚊豕的世界，你們難道要死在我們的無情針下麼？

但不管蚊子們怎樣的狂傲，房裏的兩個青年人坐在窗前，開着燈，看自己所愛看的書，又談着些大家認為有趣的話，最後他們在迷迷糊糊中睡去了。

雀鳥在窗外的馬查利樹梢，在低垂的竹枝上把青年人噪醒了。他們睜開惺忪的眼

睛，探頭出帳外，夜間沒有關上的窗子，這時引入一片泛白的天色。他們起來洗刷一番，準備着早餐。

在吃早餐的時候，晨曦浴在窗外那條小河裏。這時，有披着紅的、綠的頭巾的女工，從對岸踏着水深及膝的小河到磚涵廠來。他們的褲子濕了，便在小窗外不遠的那個冲涼房更換。傍晚，她們又涉過小河回到對岸的住家去。小房裏的青年做起詩來了：

她們踏着朝霞到來，又踏着晚霞回去了。……………

混合土機骨碌骨碌地響起來了。房裏青年人穿起工人的服裝，去製印代價只有六分錢一塊的磚頭。他們暫忘昨晚的夢境，拋却小河的遐思，他們把混合了的沙和灰倒在一個個模型裏，又很迅速地用鏟兒把露在外面的三合土燙平了。

假如工作只爲了能够填飽自己的肚子，好像人家結婚只爲了那片刻的需求，那同樣是沒有多少意義的。雖然他們（兩個青年人）沒有厭倦於眼前的工作，但他們却想着更適合於自己的趣向的事業。然而，學非所用，這差不多已成普遍的現象了。

然而任何粗俗刻板的工作，都不能磨滅青年人堅韌的心志。放了工，他們一書在手，書頁的芳香簡直教青年人忘掉煩惱和苦悶，因爲心靈不再感到空虛，不再感到寂寞。他們還將自己內心的苦樂寫在白紙上，希望小窗外的世界裏的一些人也知道他們的心願怎樣地在跳動着。

夜悄悄地來了，可惡的蚊子來了。

小房間亮起了燈，青年人坐在窗畔。

青年人在燈下埋頭寫字，蚊子在耳邊奏樂，磚涵廠沒有聲息了，窗外那條小河在淡
淡的月色下緩緩地流着，緩緩地流着……



寫于黑土村。

乾河摸魚

我在六、七歲的時候就有摸魚的經驗了。那時，我住的一個山莊，有一條清冷的小河，半年不下雨也不乾涸的，居民每隔一兩年就到河裏摸一回魚。河水源源不絕，要以人力來乾河是很難的。於是他們把大量的魚藤搗爛了，然後一束束的浸在剛築好的河堤下，河水忽然變成一片乳白色，向下方流去。這樣不到半個時辰，魚蝦們吸着辛辣的魚藤水，有的把頭露出水面來喘氣，有的已經側着身子，半浮半沉地在作垂死的掙扎。跟着人們拿了水桶，箕子下河撈魚去了。

我們一羣小嘍囉，却比大人還要興奮幾分，脫得一身精光，便躍入不深不淺的河裏，做混水摸魚的把戲，居然也能够捉到一兩條又黑又長的石斑魚。那些最能耐苦的塘塞魚，愛躲到泥洞裏，人們又不敢隨便摸牠，怕牠鰓旁那兩根刺的厲害，因此牠多數可以倖免于難的。

現在我住的芭園上也有一條不深不淺的小河，但水源不充裕，只要一兩個月不下雨，河水就乾了一半，假如再旱下去，她很可能會流盡最後一滴水，然後沒聲沒息地，

像一條剝了皮的莽蛇般，躺在烈日威焰的芭地上，讓人感到一切都缺乏生機，滿目荒涼。

在風調雨順的時候，她給人們以灌溉的便利，洗衣服，沖涼也省事得多，至少是不用提水或挑水了。那時刻她的周圍都是一片綠色，陽光變得溫暖可愛，人的心坎裏也自然比較舒暢一些。

最近這芭地經過多日的苦熱，小河又變得淺顯了，有些人到河邊看看，便想起摸魚來了。

——喂，大學生摸魚去嗎？

隔鄰的王六雖然做了兩個孩子的父親，一顆心却像十來歲的小孩子，喜歡捉鳥，捕魚……但他却是一個勤儉的膠工，每當我聽到「大學生」的稱呼，心裏便會生出一種異樣的感覺，然後兩頰微紅。雖然他根本沒有挖苦之意，但我自己却想到讀了十幾年書，也還是無所作爲的時候，心裏不禁感到慚愧了。

——阿六，我也要割膠去啦！

我對王六說這句話，却是沒有半點虛假，假如我的身子好一點，不再懨懨欲病的樣子，我就向這園坵找個樹口來割，能够自立總比依靠好多了，你說對不對？

此刻王六叫我去摸魚，我覺得是一件樂事，它使我能够重溫童年的舊夢，也教我生

活在鄉間可以減少一點斯文氣。這是好的，我想。

——阿六，好哇，我們現在就去乾河吧！

這芭園上的小河用不着魚藤了，我們提了水桶，箕子，鋤頭……來到小河的上游。阿六揮着鋤頭，在河中築起一個堤壩，然後將河水一桶一桶舀向下方，我拿了箕子和水桶，跳下河去摸魚。

年壯力強的王六沉着氣把河水一桶桶舀乾，魚蝦沒有了水便失去了天賦的本能，在污泥，沙漬上亂竄亂跳，我用箕子把他們撈了放在桶裏。

——喂，這裏有塘塞魚，那不是一條大頭生魚麼？

在烈日下，王六混身汗水淋漓，我也弄得一身污穢，兩個人在河裏搞了多時，魚雖然捉到小半桶，但却是些小魚，且以鯽魚，打架魚之類最多。我們本以為可以捉到一隻或兩隻十斤八斤重的水魚（鼈），晚上可以燒一鍋湯，喝了滋陰補氣。但攀開雜草，穿泥挖洞都看不到牠的影子，只有幾條比黃鱔還大的黑色泥蛇，見了人便往爛泥裏鑽。

——阿六，別舀水了，我們捉到不少啦。

——算了罷，這河恐怕沒有大魚了，還是乘早停手，別弄得太累了，明天還得做雙工呢。

其實，我們都知道這河是沒有大魚的，因為去年旱了兩回，這河的魚也被捉了兩

次，魚兒不是從天掉下的（小時候聽一位老人說魚兒是在雨天從碧空隨着雨水掉到河裏的。）才隔了幾個月，河裏怎麼會有大魚呢？只是心中一時高興，說要乾河摸魚，便去乾河摸魚了，等到覺得興趣完了，手脚累了，摸魚也可以停止了。

這刻太陽依舊威猛地照耀着這寂寞的芭地，但再過一個時辰，黃昏又現形了，夜帶一股清涼驅趕白日的燥熱。今晚貓狗也會高興的，因為牠們可以分潤一點魚蝦。

在單調苦悶的生活中，這也是個小小樂趣吧！



飄香的記憶

(一)

現在又到處都可以看見榴槤了。鄉間，小鎮，和城市裏，正飄逸着一種醉人的香氣，住在半島上的人，誰不知道榴槤這個名字，誰不嗅過那股濃郁的香味？有人把玫瑰象徵着男女的愛情，玫瑰的刺可以使你的手流血；愛情的刺却可以使你的心靈受創傷，但許多人仍愛攀折玫瑰的花，許多人也不忘記尋求愛情的果實。榴槤也是多刺的，一樣可以刺破你的皮肉，但人們却深愛着它的香，這裏流傳着一句話——當了紗籠吃榴槤——可見榴槤的魅力並不下於愛情的誘惑了。

然而我不吃榴槤已經有好幾年的光景了。

去年這個時候，我和M到首都去旅行，住在蘇丹街的一間旅社裏，湊巧遇到一位語文老師，我們從房裏出來的時候，就看見這位老師正坐在一張石檯上吃榴槤，我們都感到有點愕然，但過後覺得這種巧遇是很難得的。他忙着叫我吃榴槤，這時一股濃得化不開的香氣噴入我的鼻腔，真有幾分醉薰薰的感覺呢，但我却不敢嘗試，祇是勸着M去

吃，結果吃了他買的兩粒榴槤。

幾年來，自己的身子一直不爭氣，太燥熱的東西不敢吃，太寒涼的也不能吃，難怪別人要賜我老人的尊號了。榴槤是熱性的果實，我有幾回吃多了，晚上心裏很煩燥，腦袋也昏昏脹脹，跟生病沒有兩樣，後來看到榴槤雖然想吃，但回味起來又不敢再嘗試了。不過這幾年裏，我有十分之七八的日子是在獅子城度過的，星洲的榴槤多從馬來亞內地運出去銷售，價錢自然貴了很多，因此雖然嗜吃榴槤，也得看看錢包了。爲自己的身體和錢着想，當然是不吃爲妙。

這位老師他知道我的健康不好，自然也不怪我這樣沒有興會了。可是他一邊吃榴槤，一邊說着：這回我到馬來亞旅行，一來想拜訪一些朋友，二來想嘗一嘗各地的榴槤。

可以觀光，可以拜候親友，也可以吃到榴槤，這樣的旅行可謂善哉妙哉了。住在星洲的朋友，假如你有這個興會，千萬別錯過時機，此刻還正是榴槤飄香的時節，在七八月裏，學校放假了，你到這裏來，還可以吃到便宜而又漂亮的榴槤哩！

然而現在我却要請你細聽我心靈的跳動，我願對你敘述一段我最懷戀的生活，雖然那生活已成了片片底記憶，但那記憶却像榴槤陣陣底飄香，那麼濃郁，那麼芬芳！

(二)

雖然我的童年是在一個憂患的年代，也雖然我的童年是在一個沒有海洋，也看不到

輪船，路上沒有車輛來往，也看不見高樓大廈的地方度過的，但在一片肥沃的芭地上，在一條彎曲的小溪旁，在那個莽莽的森林中，却有我遊樂的天地。那溪裏的魚蝦，芭地上的樹薯和甘蔗，森林裏的野生果子，和枝頭上的鳥音却寫滿了童年的一頁日記。

在這樣一段蹦蹦跳跳的歲月中，最使我的小心靈雀躍萬千的該是榴槤成熟的時節了。

記起在光復後的第二年，我和幾個同鄉的小伙伴，讓父母親帶到一個地方更廣闊的鄉村的一間私辦的學堂去報名讀書。那個人口上千的鄉村距離我住的小村莊少說也有五六哩，而且多半是一些羊腸小徑，走起路來自然要加倍小心的。但現在那裏已經有了平闊的公路，白天有公共巴士來取代居民們的步行了。尤其是附近那個馬來甘榜，模樣是好看多啦，呵，時代畢竟是進步了！

那時路途雖不好走，而且在天將黎明的時分就得往學校走去，小孩子是更怕黑暗的，但爲了讓自己的孩子認識幾個字，將來做人可以少受一點欺騙，做父母的也只好逼着孩子去讀書。我們幾個走路去上課的孩子，後來胆子越來越大，天黑，刮風，落雨也不怕了。

話說得太遠了。時光很快地飛逝去，轉眼又是榴槤飄香的季節啦。

我們去上課，每天都得經過那個馬來甘榜，路旁的榴槤樹高高矮矮的吊着長的，圓

的，扁的形狀不一的榴槿果，一看見它，我的心就給它吸住了，一邊走路，一邊望着頂上的榴槿果，心想假如自己擁有那麼一粒香噴噴的榴槿，那該是一件多高興的事呵！

終於有一天放學回來，當我們經過甘榜的那條小路，頭上颼颼地，跟着「撲」的一聲響，原來是一粒很大很圓的榴槿落在我們前頭不遠的地方，我的小心靈起初蹦蹦跳跳着，後來三步當作一步地走前去，把那地上黏有枯葉的榴槿提了起來，然後頭也不回地向前走去，那知這時路旁那間高腳屋裏走出一個中年馬來漢子，他高聲地喊着：「喂，小孩子別走啦！」我聽了心中很害怕，趕快把榴槿扔在一邊，好像面對手執籐條的教員一樣，靜靜地等待着處罰。但那個漢子走前來並沒有生氣，他只說：「孩子，你喜歡榴槿嗎？那榴槿要賣的（他指着我扔掉的那粒榴槿）你跟我來吧，我給你另外的。」我真的跟他去，但心裏却半信半疑，我的小伙伴们替我担心，叫我不要去，他會把我關起來的。我只跟他行到屋前的門坪上，便站着了，他緩步行至樓棚下，那裏有着一堆榴槿他只揀了兩個，然後笑着說：「這送給你，」我感激，我興奮得什麼似的，雖然我看見那兩粒榴槿，有一粒是缺了口的，我知道它是咀尖齒利尾巴大，而身手却異常輕靈敏捷的小松鼠所幹的好事，但還有四分之三可以吃的，另一個是裂了痕的，賣給別人也同樣不值錢，但它現在是我的了，我內心的喜悅真不知要用什麼話來表達才最恰當呢。我永遠感激那位好心腸的馬來漢子，我希望他活得比神仙還幸福！

我的小伙伴们用羨慕的眼光看我，說我真幸運。當天我回到家裏，母親見我提着兩粒榴槿，開始還責問我：「孩子，那是偷馬來人的吧？」我怕母親再問下去，便趕快說是某個馬來人給的，又怕她不相信，還找了鄰居的小伙伴阿玉來証明，這樣她老人家才放心，但她還低聲下氣地教訓我一頓，說千萬別偷人家的東西，偷東西是犯法的，就是別人給的，也不要隨便接受。假如當時母親曉得我有偷的念頭，她一定不會輕易放過我的，想來真有幾分心寒。後來我走過甘榜的小路上學，見到榴槿落到地上來，便沒有勇氣去拾它了。

但我對那軀幹高大，枝葉繁盛的榴槿樹，却生出另一種強烈的意念：我想在自己的家園種上一兩棵，將來自己不是有榴槿吃了嗎？

吃了榴槿肉把核仁扔在廢墟裏，種子便在那裏萌芽了。等那幼苗長大，有了枝和葉時，我便把她移種到屋背那塊空地上，過了兩三個年頭，她已生長得很高大，風刮過，她便搖頭擺腦的舞着，好像在對人說：你看我在這肥沃的地上活得多歡愉呵！但可愛的榴槿樹，你到什麼時候才給我結一個果呢？

我曾說過，我愛跑入森林裏採拾野生果實，像黃皮仔，山甘欖，山榴槿……尤其是山榴槿(DURIAN HUJONG)它在七八月裏也成熟了。它像正宗榴槿一樣，佔據了我幼小的心房呵！山榴槿比起正宗的榴槿來又大又長，壳外的刺也長密得多，但肉味沒有正

宗的香醇，它比較清淡，還含有一種很怪異的味道——俗稱木蝨味，它的價值比正宗榴槤低，恐怕是吃的人討厭這種怪異的味兒吧？

我家對面不遠的一座森林，終年都有一種如煙似霧的白紗籠罩着，她在孩子們的心中有着不可思議的神秘性，她的沉默像一位道貌岸然的老者，也給孩子們產生無限的敬畏。直到我八歲時，我才不對那座森林生畏，我每天都可聽到叮叮的伐木聲，也看着幾個身材魁梧的男人驅着自己黝黑碩壯的牛，揹了鋸斧，帶了茶水往那山邊的小路進發，傍晚，他們的牛拖着一條很大很重的樹桐出來。我對這種力大無比的牛，也只敢遠望而不敢近看。聽說牠的主人，經常買一些啤酒給牠喝，因為啤酒可以退熱，也可以使牠恢復活力，這跟吃草耕田的水牛是有差別的。有一回，牠們中有兩隻不知怎樣忽然角鬥起來，從森林裏一直鬥回到小村莊，許多農作物都給糟塌了，村人也无可奈何，因為誰也不敢去阻攔牠們，就是牛主也沒有辦法。等到牠們都鬥得遍體傷痕，血跡斑斑，有氣無力時，才躺在地上喘息，鬥爭也便結束了。這樣牛主也是倒楣的，這兩隻經過劇戰的牛，少說也要兩三天後才能進山拖樹桐。

又是另一年的七月，我跟隨着隣居八佬進入那座森林去了。八佬是入山採藤的，他知道那裏有山甘欖，黃皮仔，山榴槤……而我嚮往的是榴槤。

進到森林裏，才知道裏面是有路的，我也見到那幾個伐樹人，他們祇默默地工作，

大家休息的時候也不多談話。森林裏很寂靜，也很陰冷，感覺是很奇妙的。那些吸收到陽光的樹木都長得又高又大，只有山亞答樹，山藤，以及一些無名的小樹，才低下頭，靜默地承受森林裏的陰寒了。

行了很多時候，八佬才把我帶到有山榴槿的地方。那只是一棵，她長得實在高大，抬頭望一望，看見榴槿好像芒果那般大小，但這時一股幽香傳入鼻端，我忘記別的一切，我只記着榴槿，我在樹底下用眼光到處搜索，不到五分鐘，我已揀拾到六七個又長又大的山榴槿，八佬才獲得一個。……

我跟八佬進山拾過兩次山榴槿以後，路途熟了，胆子也壯了，便自己一人偷偷地進去，有時也邀了幾個小伙伴一同去。我始終見不到猛獸，也看不到毒蛇，常見的倒是那些吸血的山蛭，牠一爬上我的脚便冰冷的感覺，牠們也常是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的多。

……………

(三)

離開了那個小村莊，我們搬入L新村裏，一直過了八個年頭，才又離開那裏來到目前生活的地方。

L新村內有十來棵榴槿樹，到現在也還存在着。對於那些榴槿樹，我有過歡笑，有過渴望，她的開花，她的結果都曾給我增添生活的樂趣。

這些榴槤樹原是有主人的，但他寂寞的死了，留下的茅屋和果樹，沒有人打理，便成了村裏人共有的東西了。

夜間守榴槤得靠點兒運氣，尤其是在沒有月色的深夜裏，榴槤落了，我們只聽到一個沉重的響聲，看不出榴槤在那裏，於是打開手電筒，東照西照，拿到的便是幸運兒了。

我會和幾個要好的小同伴，在榴槤樹下像守夜人那樣，眼睛也像夜空裏的星星，一眨一眨，看着夜色退去，寒氣消逝在萬縷金線中。奇怪在那些日子，我竟沒有倦慵，沒有病態。

但後來有些不愜意的青年，沒等榴槤落下，他們爬上樹去，嗅着有香味的便採了下來，我們這些爬不上去的孩子，便拾不到榴槤了。

又後來因為有幾家新來的居民，他們把自己的家建築在那些榴槤樹旁不遠的地方，到榴槤成熟的季節，那些去拾榴槤的，經常和那幾家人發生爭吵，村長爲了避免更多的麻煩，建議那些榴槤樹以後是屬於村議會的，誰出高價標到，那榴槤便是誰的了。那提議被通過後，大人少了一份爭執，小孩子却少了一份樂趣呢。

因愛吃榴槤，我曾幫助一位朋友看守榴槤園。那個榴槤園在一座森林裏，是屬於一位土著的東西，我的朋友用錢跟那土著買來，說明多少年以後又歸還他。到了榴槤熟落

的時節，朋友不但要請人拾榴槿，也僱人把一筐一筐的榴槿挑出路口去，那山路崎嶇難行，逢着下雨，泥濘滑脫，十塊錢一天也沒有人想幹。

榴槿成熟時，榴槿販也活躍起來了。他們來到窮鄉僻地，收買榴槿然後載到各市鎮去賣，能否賺錢，就得看各自的本能和運氣了。……………

然而，我自離開L村後，生活更無定向，身體也變得衰弱起來。

而我在貧病的困境中，尤愛回憶這些有着十分純真的往事，那些蹦蹦跳跳的歲月，現在回味起來，還覺得很濃很香，使我滿腔溫熱。前些時，我在花城遇到L村那位老朋友，知道他的榴槿園又快有出息了，他笑着問我還有沒有興趣到他的榴槿園去吃一頓榴槿，我說有的，但不是現在這個時候，到我經受得住風雨吹打的時候，我要走一遭那泥濘的山徑，我要看一看那飄香的山地的榴槿園。

燈影鴉聲

幾年前我讀到韋暈的「烏鴉港上黃昏」時，就被他那描繪殘陽夕照的河畔景緻所陶醉，那時我還是一個初中肄業生。人生的際遇說來奇妙有趣，我在一九六一年年初，得一位青年友人介紹，便在吉隆坡的一間出版公司擔任一份相當零碎的工作，我的上司正是韋暈先生。

在同一年的一個下午，韋暈的一位新加坡的朋友，到首都來找他，我因而也認識了那位朋友，當天傍晚我們吃過了飯，便乘那位朋友的车子，連夜趕去吧生一趟，讓我有機會看到夜的吧生小城，和在哥打橋下的吧生長河。

那時，夜風很涼，河畔的小城燈光璀璨，哥打橋下的河水黑得發青，但河畔那些熟食攤，生菓攤裏透露出的光芒，却映入幽靜的河水中，那燈光却比真的還要清朗有致，它像林裏的螢光，但比螢光更明遠，它像夜空的星輝，但比星輝更明亮。岸邊的鹹水樹，在夜的黑網下沉睡了，橋上的行人稀少了，車輛也少見了。在這樣寂寞的夜裏，在哥打橋上佇立着，唯有幽幽黑黑的河水，清清的燈影，才教人有所思念。

這次偶然的來到吧生河，沒有看到河上的黃昏，以及棲息在兩岸鹹水樹叢裏的灰鴉，但却在腦海中晃漾着那串串清朗的燈影，很久很久都沒有消逝。

一九六二年我考入了南大，便離開了吉隆坡，而相去吧生小城則更遙遠了。但不久我又讀到韋暈的一篇散文「鴉背夕陽紅」，讀了這篇文章，雖然感到有些黯然傷神，但那種瑰麗的晚霞，灰黑的鴉影，却更加深我對吧生河的愛戀，我想我一定要找個機會，到吧生去看看作家筆下的「烏鴉港上黃昏」景象。

候了很久，這意念一直沒有兌現。到了最近，我的同學停雲從新加坡進來，在芙蓉過了幾夜，還打算到吧生一遊，這正合我的心意了。

那天下午，我們在吉隆坡搭上三點的巴士，抵吧生車站時，正好是四點鐘光景。

這次到吧生，停雲是初遊，我雖是第二次拜會，但上回是在夜裏，連吧生小城的輪廓都沒有看清楚哩。但我們都抱着一個相同的意念——想觀賞一下橫跨吧生長河的哥打橋，以及河上的落日夕照。

四點廿分我們站在哥打橋上。哥打橋是一座雙層的橋，上層給汽車奔馳，下層讓行人，自行車川行，從這岸到那岸，那岸到這岸，情況相當地熱鬧。汽車馳過時，上層橋身發着轟然聲响，我們都向上望了一望。若果以哥打橋與新加坡的獨立橋相比，那確是小巫見大巫，但前者雖沒有後者的寬濶與長遠，但却是更具橋的風味的。我們看了獨立

橋，覺得它是一條寬廣坦平的路；看了哥打橋，覺得它是一座輕巧的天橋。

站在橋中央，我們看着橋下的河水，覺得吧生河是這麼平凡的河。河水是濁黃的，靠岸的兩旁現出淤黯的爛泥，沒有出奇，一點都不驚人。岸邊的樹叢雖呈現一片翠碧，但在下午的陽光下，也顯得太過滯呆，沒有生氣。樹叢裏飛起幾隻灰黑的鴉來，拍着沉重的翅膀，又落在對邊的樹叢裏了。

「呵呵，吧生河就是這麼單調乏味的一條流水麼」？

我把視線自河的下游收回來，看到身邊的行人來去匆匆，有的用奇異的眼光往我和停雲的臉上傾注，好像帶着幾分嘲笑：傻瓜，你看這濁黃的流水會得到甚麼呢？

我看看時間，然後對身邊的友伴說：

「傍晚再到回來吧，現在的太陽還很猛烈，我們且到咖啡店喝杯水去！」

我們踏出橋中的一角陰涼，跟着其他的人，向橋的一端行去了。

黃昏，我們又回到哥打橋上。

這時，橋下的河水漲高了許多，靠岸的兩旁也看不見爛泥斑斑了。

瞧，河上滿是殘根敗葉的浮水蓮，黃梨屑，椰壳，木塊……順着流水向下方飄去，一堆自橋下飄過去，又一堆自上游飄下來，好像永遠都飄不完的啊！

停雲看得出神了，他喃喃地說道：

「我在新加坡的一條小河看過一個順水飄流的頭顱……」

我却似答非答的應着：

「在我家附近的一條河上看見過一隻浮起在水面，樣子好像木柴頭的鱷魚……」然而，此刻在奔騰着流水的吧生河上，出現一個頭顱或一隻鱷魚，都不是沒有可能的事呀。

河水看來越漲越高了，黃昏的太陽，慈愛博大的把長河濁黃的流水照染得金光閃閃，兩岸的樹叢依然蒼翠，却顯得光澤柔滑了，這時，最令我們注目的是灰黑色的鴉，不是一隻兩隻地，却是一羣兩羣地打暗綠的樹叢中騰起來，然後從這岸飛過那岸，那岸飛過這岸，漫舞在河的上空，牠們不禁爲這金陽下奔騰的流水一同歡唱了——啞啞——啞啞——

夕陽漸漸地由金黃變成深紅，由深紅變得黯淡了。這時，暮色蒼茫地圍攏了來，河的上空更是萬點鴉影，萬句鴉聲，在旋舞起來，在歡唱起來，這世界彷彿是屬於烏鴉們的了的。

這時，天邊還留着一抹殘霞，不多工夫連這一片殘紅也給灰黑的鴉腳去了，鴉聲漸漸低沉，夜色漸漸濃重。

河畔小城的燈光明亮了，夜將萬疋黑紗撒落長河，濁黃的流水黑得發亮，倒映在河

裏的燈光，一盞盞……假如這時有一隻摩哆穿過橋下，那明淨的燈影將幻作白綢，隨風晃動，搖曳……

我想：河上有了燈影，河水才顯得靈活；河上有了鴉聲，河水才不會寂寞。

時間不允許我們多逗留了，任何聰明的人都要受時間的支配呀，剛才在心靈的世界裏沉醉，覺得一切都那麼美麗，現在回到現實的社會中來，又覺得一切都那麼醜陋了。

但大自然和現實都不是永久矛盾的，我想有一天現實和大自然都一樣美好，大家生
活着的是一個詩的世界，那我還用得着珍惜這一份美麗的記憶麼？

更上一重山

我有過兩次爬山的經驗：一次是在一九六〇年的下半年，我和幾個朋友及一班小學生，爬上一千九百多呎的淡邊山；一次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四月，我和林，黎等爬登距離怡保市約五哩遠的萬里望山，林說萬里望山高約二千呎，但山路盤旋曲折，從山腳到山頂，却有四，五英哩長的路徑。

有人以為爬山是傻瓜才幹的事，試想冒着烈日，走一條幾英哩長的陡峭的彎曲的山路，汗流，口渴，腳累，腰倦，氣喘……不是很辛苦嗎？但所得的是什麼？山中只不過有樹，有草，有石，有鳥，有獸……有人甚至以為爬上一兩千呎高的小山丘，只不過想學一學爬登喜馬拉亞最高峯的英雄們，冒冒險，逞一逞威風而已，但冒險是進步的表現，假如人類沒有一點冒險心，世界馬上就要僵死的。

且說我們到了萬里望山的半山腰時，我和林都感着很吃力，便停下來喝水，歇一會兒。我想那些腳力好，氣魄够的朋友，他們早已到了山的更高處，但慢也不無好處的，我們這時回頭向山下眺望着：一幅多姿多彩的巨畫，却無限制的展呈在眼底，心身頓然

覺到無比的舒暢。

你想，我們生活在城市或鄉村中，平日所見的是什麼？是人和人的擁擠；是房屋同房屋的對峙；是車與車的競逐；是樹和樹的相聚；是山與山的相阻；是水同水的相隔……我們的視野是那麼短小和狹窄。有人住在鬧市里的一角，在那樓閣中所見的只是幾呎遠的灰白色的粉牆，和幾呎廣的藍天。緊張的生活，擠迫的環境，難怪城裏的人會喊煩悶，苦惱；而生活在鄉間的人，所見也只是山，是樹，是鳥，是水……但要看遠一些，看廣一些也是不可能的，也難怪鄉村的人會叫無聊，枯燥了。

此刻我們站在半山凝眺鋪陳在下面的一幅巨畫——

四周山色迷濛，怡保，萬里望在山色迷濛中，像甜夢一般的美，美夢一般的恬靜。

深愛魯白野的散文的林，他想到魯氏的一篇作品，不禁地唸着：「萬里夢，憂鬱的夢！」（Meiglenbu 有人譯作萬里望，魯白野譯作萬里夢。）林在愛途上曾翻過一次很大的劬斗，回想起來也着實有點心痛，有點憂鬱的。但我自己何嘗可以超脫煩悶，苦痛，和憂慮……我的愛途雖無波折，但我的事業，我的理想和抱負却處處遭受折磨……呵，讓我們暫忘一切的不幸吧，且看那些平野上的湖多明媚，我還不會見過這樣美麗的湖，一面綠，一面藍，一面白裏透紅，那湖中的明天一定更美好，更富麗呀，那湖裏不是有着山光，樹色，鳥影和陽光嗎？相信吧，假如今天有煩惱，明天一定會更美好。讓我們記

取列龍先生對青年羅曼羅蘭說的話：

你不要焦急，人類所走的路是一條崎嶇的山路，它有許許多多的盤旋曲折，它要拐許多彎，兜許多圈子，有時，我們好像是背向着目標在倒退，但我們却總是越來越接近目標。

林，讓我們打起精神繼續走這條崎嶇的山路吧，我們的同伴已經走得很遠了。

——欲窮千里目，更上一重山！

我吟着王之渙的名句，却故意改了兩個字。

（六六，六，卅。記于黑土村。）

後記

收集在這本小冊子裏的散文習作，共有廿四篇。這些作品多在六〇年至六六年之間完成。在那些年月裏，我單戀她——文藝，真是無時無刻不在想着文藝，談着文藝，讀着文藝，自然也在寫着文藝。弄得家裏人以爲我發了神經病，尤其是對我別有冀望的雙親，總是責備和嘆息。

在那六七年內，我嘗試用各種文體寫作，詩歌，小說和散文。在六二年間收了第一個結集，是短篇小說集『烟霧籠罩着山村』；到了六六年間出版第二本小冊子『園邊集』，是散文的第一個結集。詩歌方面一點成績也沒有。

可是六六年以後，我竟寫得那麼少，平均一年裏寫不到兩篇作品。也許因爲生活改變了，目標不同了，但也許是不在單戀文藝了，轉而愛上了「社會學」，「經濟學」……說實話，我的觸覺遲頓了。

朝氣蓬勃的新社，除了出版定期刊物之外，還計劃編印文藝叢書。文藝組負責人孟毅兄慫恿我來湊一下熱鬧，我不顧謫陋地答允了。於是向讀者獻上「瓜棚豈架」求教益。人家說無論女兒怎樣醜，出嫁時總得打扮一下，我也懷着這樣的心情來打發她：一是眷戀園林生活，二是刺激自己回復對文藝的熱愛；三是答謝關心我的寫作生活的朋友們。

一九七〇年六月廿三日記于馬來西亞芙蓉山城。

新 社 文 藝 叢 書

第一集（共十冊）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■再見惠蘭的時候(小說集) | 孟 毅 著 |
| ■星之島(詩集) | 苗 芒 著 |
| ■讀詩寫詩談詩(詩論) | 周 粲 著 |
| ■黎明之前(劇本) | 鍾 祺 著 |
| ■人畜之間(小說集) | 苗 秀 著 |
| ■瓜棚荳架(散文集) | 傑 倫 著 |
| ■趙戎文藝論文集(文藝評論) | 趙 戎 著 |
| ■參差集(詩集) | 淳于汾著 |
| ■新詩雜話(詩論) | 林 瓊 著 |
| ■激流的歌(散文集) | 林源河著 |

新社文藝編委會主編
教育出版社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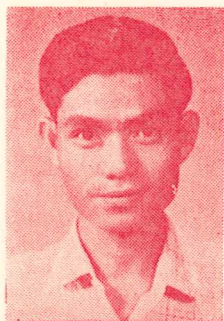
小詩集。修倫之作品，文筆清新、樸素、自然、親切充滿鄉土生活的氣息。

本書作者已出版著作

■ 烟霧籠罩着鄉村（短篇小說集）

■ 園邊集（散文）





作者簡介

傑倫，原名廖金華，廣東羅定縣人。一九三八年間誕生於馬來亞芙蓉山城的一個椰園裏。出身貧寒，父母以割膠爲生。一九六二年考入星洲南洋大學就讀中文系，後因貧病交迫而放棄學業。現爲大馬森州某區民選州議員。傑倫之作品，文筆清新、樸素、自然、親切充滿鄉土生活的氣息。



瓜棚荳架 傑倫著

主編・新社文藝編委會

督印：孟毅

印行・教育出版社

新加坡歐南園第 19座177A

業務經理：陳德復

印刷・文化印務公司

初版・一九七〇年七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定價\$1.00